



10505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國朝
李用菴錄
受業梁永清輯

卷一 敬一錄上

男 宸黼編

金容會語 一百零九則

男宸黼曰此大人令容城時建正學書院集經紳衿氓講學語

容城為前賢劉靜修

諱因元人先生講學地

厥後椒山公

諱繼盛

以理學名家兼著忠節當世若孫徵君

諱奇逢

皆倡道茲土後先

輝耀不肖叨涖此邦心切仰止自恨質庸識陋於學無窺然此心耿耿未能放下爰創正學書院集環邑之士而月一再會焉

蓋令民牧且教化之司也簿書期會而外施施然泄泄然不肖

讀書堂卷第一

一

浙江書局

之所不敢出若夫質疑訂學就正交修其本志也予惟正學之

不明也久矣流俗之漸既深功利之乘易入聲色貨利汨其內

文章技能騁其外於是乎富貴則汲汲貧賤則戚戚得則喜失

則悲窮則濫樂則淫更勢以相軋利以相圖者比比也雖有豪

傑之士亦鮮克振拔哀哉蓋釀習既久則祓除為難淆淄既深

則澄濾不易勢使然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首以去欲存理為

急次即以躬行實踐為先耑精於身心性命之微敦篤乎親親

長長之誼澄其心而皦然不滓修諸身而確乎不拔徵之家庭

而雍雍翕翕推之民物而藹藹熙熙此則見之履者即其所語

者也若以神理為精日用為粗比擬卜度與自己生機何所干

涉試觀每講聽者不無愚民人目彼未有不以為愚夫愚婦須

知此輩皆是聖人真種子彼特行焉不著習焉不察耳我輩若

悠悠忽忽虛過此生不得一眞實受用道理雖欲求其爲愚夫
愚婦而不可得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可懼也
蓋我輩心機智深巧發幸中易汨其良彼輩樸魯無識無知能
全其天也彼輩草木衣食而外谿壑易厭我輩聲華相高營營
逐逐比於乞墻穿窬者更可恥也功名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
不可倖而致也若自性自命人人固有求之卽在聖人可學而
至豈難事哉須將一切世情冷煖好醜順逆全體放下尋著一
條血路精神打併歸一直做到底令此方寸地光光明明一點
無翳所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孔顏飲水簞瓢濂溪光風霽月
身世之內窮達之間泰如也此名教之樂雖黃金白璧不易焉
不肖不揣不類敬列會約十有二條於左諸君每月縱有俗務
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共成遠大惟吾黨是望焉

讀書金卷第一

二

浙江書局刊

立志

學莫先於立志志不立則學鮮有成者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後
有求至於聖人之學先儒曰賢希聖聖希天孔子十五而志於
學卽希天也故曰五十而知天命吾輩爲孔子徒欲擇天下第
一學術須學天下第一等人志在詩人則亦詩人而已志在文
人則亦文人而已志在功名氣節則亦功名氣節之士而已若
志在聖人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凡此者非有神奇之術高遠不可企之事也論本體愚人
亦是生知論工夫聖人亦是學知我欲爲之斯爲之而已矣語
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取法乎下則將愈下念之哉

辨學

士何學學以變化氣質求至於聖賢之道也自堯舜以迄周孔

相受自有正傳精而性命顯而倫紀仰而參天俯而法地內而誠正格致外而修齊治平本末體用無不畢舉此正學也吾輩須擇天下第一學術舍是而功利已焉五霸以來陋也舍是而訓詁而讖緯而九流而釋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詞章而科第之文已焉隋唐以來波蕩至今又陋也學有不同人品因之不可不辨

性

性者何理是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賦於人謂之性出於天謂之命元亨利貞是也道者何率性而行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是也至所以具天命之性全率性之道皆本於心故曰心統性情自孟子而後荀楊以來或以爲性惡或以爲善惡混或以爲性有三品至宋諸大儒出謂性卽理斷然於有善而無惡然後闡發明白大著於天下後世至今庠序育才師儒講習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漢唐異端駁襍之私者周程張朱諸君子之力也

正心

心者人之神明具眾理而應萬事自非朱子言之人鮮不以知覺爲心者人心自有正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正卽得其正位之謂也大學因心體上難著力乃教人於心之發動處用功故有誠意一段功夫意竅於知知徹乎物故又有致知格物兩段功夫其實一正心而自足若主宰得正還其虛靈之本體廓然大公卽動於意自無不誠竅於知自無不致徹於物自無不格發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於口與四肢

自無非禮之言動赤日當空羣晦自滅必然之理也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齊治均平皆不越此此端本澄源之學一以貫之道也

謹獨

孔門心法相傳惟曰慎獨獨者吾心靈明之體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修齊治平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無所容力則嚴之於不睹不聞之地一眞無妄敬肆之分人禽之別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暗室屋漏之中凜然上帝臨汝一涉自欺萬惡淵藏吾輩若錯過此關後來枉費氣力到底爲厭然之小人矣

躬行

世之嘗道學者非僞則腐吾輩試一一察點當天下國家之任

讀書全集卷第一

四

浙江書局刊

又文二

果能有齊治均平之略乎若猶未也則不免於腐察衾影寤寐之中果能無愧怍疚惡之事乎若猶未也則不免於僞往見談道者恆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恆言萬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眵眦豈非躬修不逮暗行多虧者之徒喋喋於口哉孔子觀行孟曰論世此何以焉先儒云學者於理若有所見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反身而誠則樂莫大蓋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顧端憲公學不苟自恕常言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始可言學不可不知

篤倫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而仁義禮智之五性屬焉與生俱生個個繫屬何等關切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兄不

友弟不恭友不信則人道廢亂之所由生也先儒曰五倫閒有多少不盡分處孔子求於子臣弟友四者之閒而曰臣未能一蓋言不盡分處多也吾輩安可不常懷不盡之心以求必盡之道倘大倫有虧雖文章妙今古鴻猷震寰中疚心多矣聖賢千言萬語學者許多功夫茲會下許多講說皆爲這幾件緊要事若此處落空百無足數凡我同志循分自盡求其無忝可乎

改過

喜怒哀樂未發謂中中節謂和常中常和何過之有一有不中節處便有過有不及不及亦過也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既知文過則是人有過未有不自知者何改者之難其人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上也亦有過而不自知者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吾輩此會正當相規相勸以善補過虛心遜志察言觀色痛自懲艾改之又改過復無過若止皮面補綴彌縫雖工終陷於惡是謂過矣陸子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吾輩大略俱是鈍人請先爲其奴者須得訟過一法將平日聲色貨利病根逐一查簡實實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好商量過端下落期與諸君共勉之

虛受

謙受益滿招損時乃天道器虛則受實則不受物之恆也一得寸長矜飾炫露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以此事君則不忠以此事父則不孝以此求友則不益以此進學則無成卽幸而發科取第才華聲譽籠罩一時終非大受之器也吾輩須以大舜之舍己孔子之無我顏子之若無若虛爲法沖然欲然勿效時流以文章渺同輩以才技博虛聲以堂闈之見而侈然自盈以井管

之窺而警然自是不以此結果一生則善矣

讀經

易詩書禮樂春秋各爲一經心乃全經心之理散見於六經謂六經一心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人可也以經求經而經亾不因祖龍之煨燼而亾以心求經而經存不因簡冊之昭垂而存故識得吾心之全經而後可以讀孔子之六經求之精神血脈之微彰之出處措施之大庶幾經以人存若工程式專訓詰蔽昧剝削其去秦火幾何哉

持久

天以恆而常覆地以恆而常載四時日月以恆而常運行人而有恆可以作聖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蓋此道知之非難行之爲難非暫行之難持久之爲難也學者往往以厭喜之心乘之或作或輟銳進速退故亦旋得旋失豈有望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蓋言久也聖人亦無大過人者獨是久而不已至誠無息與天之於穆同歸遂篋絕千古孔子自十五至七十少而壯壯而老何時非學況在吾輩又何有哉一墮百墮前功盡棄良足惜也

申約

每月之會初二十六辰刻赴院一揖就位趁此日力討個身心性命著落處所勿浮談勿戲褻勿騁能心勿誇勝見茶畢虛心靜坐默對凝神然後啟請或證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言以爲折衷或舉前人嘉言懿行以爲楷模議論稍有不同則平心順理以商之貴以意逆志爭在躬行勿爭在字句勿固執一偏之見以求勝勿爲機鋒之語以混人說得來卽須行得

去方與自家身心有益子弟有願聽教者不妨攜至使觀法考鏡俾知向道則習心習見可破除也繼吾後者當視此爲名教樂地按約舉行庶幾此會之可永也

金容會語重

一念不敬心便放逸一刻不敬體便懈弛一言不敬言便招尤一事不敬事便取悔心敬則一貌敬則莊目敬則明耳敬則聰言敬則從行敬則恭故貴居敬

無正心誠意之功其學則僞無修齊治平之要其儒則腐致知而不格物則無以開物成務至善而不知止則無以致虛守中

鐘未叩而聲已蘊炬未發而光已含當寂而感之體具當靜而動之理全寂而感感而無感寂而無寂靜而動動而無動靜

讀書彙纂卷第一

七

浙江書局刊

而無靜其感也天其動也直此之謂誠此之謂神

顯諸仁藏諸用易其合內外也乎知周道濟仁知所以一也旁行不流經權所以不失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微顯其無間矣

暗室屋漏之中常如天地鬼神之臨一言一動之際亦如天地鬼神之臨百邪可消魍魎自遁

無欲之人搖動不得有欲人乃得而乘之

孔子一生渾身是易周元公一生用易

富貴貧賤之間有無入而不自得之妙得力總在正己蓋正己則無求無求故不怨尤也禹稷功施顏子陋巷都如無有行其所無事耳

當困極窮極時貴有確乎不拔之操生平學力全在此時用蓋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仰不愧俯不作此心光明磊落自足餘者悠悠聽之可耳
四時行百物生竝行竝育與鳶飛魚躍同是活潑潑地勿助勿忘逝者如斯溫故知新戒慎恐懼俱是活潑潑地

李延平好靜坐且令人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其言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此方是善靜坐者

尹和靖莊敬宏毅不欺暗室到不欺暗室令人畏若神明

學貴治心能治得此心純理無欲遇父而孝不可勝用矣遇君而忠不可勝用矣遇友而信不可勝用矣遇百姓而仁不可勝用矣不然好貨財私妻子焉能孝謀身家營利祿焉能忠
昵朋比淪金石焉能信徇好惡恣貪求焉能仁

寧臺金集卷一

八

浙江書局刊

寒暑往來盛衰倚伏其機甚漸知漸之義者其知三才之道乎
盈虛消息天之道也人一生處順境若不盡道亦成參養豈是
豪傑之士卽受些世故磨礪亦是增益不能之助辟之材木
和風滋雨固是長養栽培卽嚴霜烈日亦是堅凝質幹也

非禮勿視聽言動循此而進最有把柄是徹上徹下時時步步
一段親切工夫有從知解而得者從靜悟而得者若從日用
上磨鍊不落言詮不關動靜隨在體認不踰其則自有觸處
逢源之妙萬物歸懷之樂

昔人云學不適用謂之腐儒若樸椒雷滯褊瑣拘陋僅僅不踰
尺寸奚補於世然使用而不由於學揮霍震蕩出之無本雖
鴻猷碩譽錫耀一時辟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扶疎衍溢槁
涸可立而待君子弗貴也

吾輩當軒軒豁豁從高朗處置地位不可自己置品於卑立心于暗

聲色貨利不是一切去盡方是天理止要得其正卽是天理怒字矜字名心勝心最難掃除能澈底澄清聖人可學而至董江都漢一代醇儒也其言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正心以正朝廷及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誼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甚有功于學者申倪大毛北海皆莫及此其所以度越諸子歟

人謂唐無儒李翱在當時士竝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翱獨求端於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篇卽宋諸大儒所言不過如此陸儉見而異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昌黎嘗與翱言今天下汲汲於土者獨君與愈耳翱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己者翱惟賢是以不同今人止稱韓子而不稱習之何歟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

時時體認天理時時檢點過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雖程朱不能外是而用功雖孔子不能舍是而爲教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爲問辨以億度爲思睿以把捉爲躬行與眞志作用尙隔一層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明貞不息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神行不滯也鳶飛而戾天魚躍而于淵天空而莫圍淵深而莫測也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物善通而達化也大

易變動周流孔顏飲水簞瓢曾點春風沂水濂溪光風霽月
能一之一經擬議便不相似矣

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非養心也戒愼恐懼臨深履薄皆是
養須從慊心處識取

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日宜三復斯言一念不欺以直
而動日用酬酢天則森然靈明獨知再瞞不過時時對越卽
此便是文王昭事聖功中庸謹獨學問

繼之者善誠之通成之者性誠之復寂然不動誠之復感而遂
通誠之通常繼常成常成常繼常寂常感常感常寂常通常
復常復常通非截然二事

聖賢立言亦不肖一日道盡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
若不下實功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

讀書堂集卷第一

十

浙江書局刊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說也是這箇周程張朱所說也是

這箇庖羲所畫也是這箇箕子所衍也是這箇更無兩箇

才情氣魄伎倆精彩攬入一點便非聖賢本色

雞鳴平旦之際常人亦有頃刻之聖賢然偶露之明乍隱乍現
終無可望行著習察機存乎悟功在於充

聖人之道洋洋優優到峻極於天若大體段君子之功尊德性
道問學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
禮若大功夫結局止落得一個不驕不倍足興足容止落得
一個明哲保身好是難的

學者理會儘多卻不就自家身上做去全不濟事若實實做工
夫人隨手拈來或敬之一字或恕之一字一生受用卽可不
窮如顏子一生止做克己復禮四字不盡

孩提之時知愛知敬卽良知良能稍長而壯而老則慕少艾慕
妻子慕功名反不知不能矣此大舜終身之慕止不失孩提
之初便千古不可及

己得則人失己榮則人辱己益則人損己得名則人失譽故學
貴克己

愚夫愚婦到可與知與能聖人卻有不知不能分明說聖人有
不如愚夫愚婦處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爲上下昭察分明
又說人不如鳶魚處也蓋人到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
躍一切知識也來不著一切作用也用不去渾是一團天機
以云率性眞率性以云中和眞中和

要譽惡聲納交三者不必不肖人卽號爲賢者一開日行事不
墮在要譽裏便墮在惡聲裏不墮在惡聲裏便墮在納交裏

讀書臺全集卷第一

七

浙江書局刊

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渾融貫徹凡蚤
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吾人心體不可一息
有閒稍閒則生機便息便非晝夜相通便非萬物一體矣

六經論語之文化工也學庸孟子小學與宋儒傳註人代天工
也史書司馬以下至古史資治通鑑等編亦斐然今古而綱
目之勸懲則集其大成者也至於老莊諸子近道者文中乎
韓柳歐蘇諸文近道者其昌黎乎次則永叔乎漢唐以來諸
臣如仲舒之天人三策武侯之出師二表陸宣公之奏議乃
其表表者乎餘或駁而不醇或得而多失又或眞贗互異無
益於身心無補於國家之成敗雖華藻可觀詭幻易眩非方
圓平直之大道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皆學之功卽皆致知之功格物

之功少一件非學卽非致非格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則不然子未到茂叔地則須極力掃除使此心光明洞達

吾人一生須是時時對越上帝但微有曖昧欺蔽處兒童也對不過況上帝乎

正心存心養心操心求放心大段不十分著力不過常常提醒不令他昏昧而走失耳

聖賢之道盡於五經四書先儒闡發已多知之非難行之爲難暫行之非難持久之爲難也若實行不修徒喋喋於口爭是非同異之辨何裨哉

止有克己功夫不另有個復禮功夫禮如月光若被層雲遮住要復這月光怎麼復得除是雲開則光輝四達耳到萬里無

讀書錄卷第一

三

浙江書局刊

雲時竝無克與復之可言矣

危者幾希之界微者聖學之宗不雜於人心之謂精純乎道心之謂一道心爲主人心聽命非謂心有二也以義理制嗜慾則耳目口鼻總皆天理視聽言動不入非禮所謂以成湯之工夫說堯舜之本體者也

萬物一體之謂仁萬物畢照之謂智易曰旁行而不流旁行者知之通不流者仁之守也仁不流故仁覆天下而靜定者未嘗動知旁及故知周萬物而虛靈者未嘗遷

文章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無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是故道心之所達吾道未嘗無文章而溺于文詞則陋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吾道未嘗無才能而役於才藝則鄙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吾道未嘗不虛無而沈于空寂則幻

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吾道未嘗無典要而拘于格套則泥

人之爲道非僞則真非小人則君子吾人欲求爲真君子必有不
愧屋漏之功天道至察而不可欺人心至神而不可罔明
白顯露可得而指者謂之陽惡潛伏曖昧不可得而指者謂
之陰惡廣延大眾之中輯柔寡愆似矣果能徹骨徹髓表裏
昭明如咸池之浴日乎但恐藏機隱慝畏惜名義未之發者
尙多也細細察點步步按尋徹底澄清庶幾無愧否則直爲
小人其過小僞爲君子其惡大可惕也夫可惕也夫

聖人生知是知個甚麼其他見而知聞而知是知個甚麼百姓
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又是知個甚麼若不覷破
則吾輩日從事于學是學個甚麼故孔子先說默識了然後

讀書全集卷第一

三

浙江書局刊

說學說誨說不厭不倦若不默識又學個甚麼誨個甚麼不
厭不倦個甚麼孟軻而後不得其傳豈上古之人獨神靈近
世之人盡愚昧乎蓋上世道一而學不紛道一則志定學一
則易明後世有世儒之俗學又有二氏之異端波蕩浮沈人
汨沒其中而不知者始眾矣古來生知者莫如堯舜孔子謂
堯舜孔子所生知者尙有留餘有秘藏乎不知堯舜孔子終
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終日行而未嘗離乎是已道出已行過
了也若不曾道不曾行者便非所生知者卽吾輩終日言終
日行而亦何嘗離乎是特不自體察則返之于躬愧堯舜孔
子多耳何惑焉

易有太極卽包無極之義周子恐人認爲有形之物故又標而
出之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豈可圖若可圖則太極

是一物矣太極理也中正仁義是已故曰太極本無極也若揣摩做一件甚麼光怪東西頓放在何處便不是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四字精極矣若不善看便成兩件東西調和在一處蓋有理便有氣有氣便有理不合而合原無可合不凝而凝本無可疑只孟子形色天性也一句說得渾成全無罅縫

明明有個尼山明明有個自己專家者宗此而攻彼并忘己聰明智解隨人而生自家一點靈光非已有尼山一點靈光非後人有也還須轉過頭來自己作個主張諸儒者我用而非爲諸儒用也

伊川云性卽理也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是吾體貼出來朱子曰天理者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是天理之

讀書全集卷第一

丙

浙江書局刊

件數合之而性與理明

明道云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其要止在慎獨此是超凡入聖真血脈路信得及時一了百當若信不及挖泥帶水尙隔幾重公案

離了人倫日用講性講命是野狐禪人倫日用有虧說元說妙是假道學

居敬卽尊德性之謂約禮之謂惟一之謂窮理卽道問學之謂博文之謂惟精之謂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者合一竝進而以敬爲本

學者觀理心貴虛虛則無意見偏執之患論前賢心貴公公則無黨同伐異之失今人病在專家分門別戶主此卽攻彼或固執己見爭於唇舌豈知此固未可全主彼亦未可全攻己

亦未爲全是不過各就所見耳若論此理在天地閒如白日經天江河行地無窮無盡天與聖人亦同在此理之中天且不能專主何有於堯舜孔子堯舜孔子亦不能專主何有於濂洛關閩又何有於己何有於册子求其當者可耳

念念皆天理刻刻皆天理言言皆天理事事皆天理則渾身皆天理矣聖人其許我哉

周子曰心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此言信不欺哉

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學問方有長進聖人亦不過如此

姑息之仁最是害事刑一人而千萬人遠罪殺一人而千萬人蒙休其大慈矣乎普愛矣乎

讀書全集卷第

五

浙江書局刊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卽此一著千古莫及今人聞過便惱覺得不可更尋別路出脫到底不肖認錯

吾之氣須與天地之氣同其充塞吾之心須與天地之心同其廣大否則天地自天地我則與禽獸不遠

官不論崇卑則一鄉一邑處處有無告者我能以保赤者保之一鄉得所吾道行於一鄉矣一邑得所吾道行於一邑矣

仁者天地萬物一體卽西銘理一意指親親仁民愛物卽分殊意指

龜山在祭酒時疏追奪安石王爵降從祀之列千古快事其言平居欲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皆未聞道者也其所造可知

先儒謂明道在朱陸之閒又謂朱子得陸子乃不偏子謂陸子

得朱子乃不偏

孔子言爲世師萬世無弊諸儒論說各有所長吾取其長略其短可也索垢模癥何用刻節

人多舊惡以爲雖改到底不得爲完人自生疑阻是終自棄也若能痛改日新又新雖聖賢亦許我天地鬼神亦鑒觀我舊的都饒得過

戒愼恐懼履薄臨深內省不疚行慊于心此鄒魯十六字訣也世傳河圖洛書神龜龍馬聖人取則動地驚天程子直以一兔例之眼大於天識高千古

最不可依傍人立根腳及隨人口吻施轉眞痛眞癢我所自知於我自性自命尋個消息出來於我身心討個安穩出來所以令我身心不得安穩者何在一一揆別出來一刀兩斷日

讀書全集卷第一

夫

浙江書局刊

×文×

用倫常道理儘多須一一體勘不可任心便叫做心性便叫做性任安穩便叫做安穩也痛癢須是我自己抓著性命也是我自己尋著安穩也是我自己探著人的飽做不得我的飽人的饑做不得我的饑人的冷煖做不得我的冷煖也詩文字畫枉疲精神務乎末而遺其本安有自根而幹而枝葉而花實之事哉竭一生之力學文安能窺班馬學詩安能步陶謝學字安能過鍾王哉欲學聖賢則當下卽是耳況有眞得自有眞發揮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莫大文章詩字出乎其閒矣

恆之道天之道也乾坤不恆則幾於毀矣日月不恆則明或息矣雨暘寒燠不恆則極備極無矣聖人不恆則不能久於其道矣人而不恆則易方易方向可言學哉

孔子大聖皜皜乎不可尙已然必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夫濯以江漢其濯有大焉者矣暴以秋陽其暴有甚焉者矣今之人亦曾向山澗溪流之中朝暎夕照之下一濯之暴之也哉

性者心之理仁義禮智是已賦于天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已由是而之焉達于天下爲道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己行是道而得乎仁義禮智之本心謂之德心之至一謂之敬勿欺謂之誠不偏謂之中不二謂之一盡此謂之忠推此謂之恕總滙於一心故曰心統性情若舍了心又何處討個性道德討個仁義禮智誠敬忠恕猶之一人有名有字有號呼喚不同總是這一個人知得此人又何必問名是何人字是何人號是何人故本心之外更無理求心之外更無功自源而流鮮有不清之流自幹而枝無有不茂之枝

陽明致良知之說雖從龍場悟出然實發端於象山扇訟一案人繁苦於詞章訓詁一聞其說直截簡易如脫塵囂而得清涼快矣慈湖龍溪推極師門宗旨又從最上一乘說法上下四表一齊打通有則有此理但說得太現成了些人信不及指爲禪宜哉

說理須如說事性命縱極精微須將來做飯喫得做衣穿得功化卽極聖神也須將來用手宰得下割得開然後聖人垂世立教之言能明卽能行若止做機鋒圓圖語混過自誑誑人凡立身行己設施措置事在一邊理在一邊此三代而下未可語于王道也

昔有人眾中論學謂學須希天一士從旁謂曰諸公且未須高論且須學希士所謂士者有恥有爲其次稱孝稱弟又其次必信必果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有警

者必缺故有善藏者斯有善用

淡之一字是太初最冲真味嗜欲以淡而清才名以淡而高生死以淡而一德業以淡而和平淡之又淡物與物忘忘之又忘天爲徒矣

吾輩處世貴有骨力不可向俗人眼下口角討好做生活將我一副精神陪奉俗人面孔何日是出頭做人時哉

張南軒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若有所爲而爲則皆利非義矣此旨一出幽暗開光王霸聖狂君子小人齊來須於用心上勘斷

閉閣焚香兀然默坐此心一動已在萬里何可謂靜稠人廣坐紛襍場中色色聲聲聒耳眩目此心靈明炯炯自若何可謂動動靜一致動亦定靜亦定

心體本來粹然至善是極好的許多私欲許多障礙都是後起的只可怪習不可怪性

凡天地開大而天地萬物小而昆蟲草木近而一身凡有形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也辟之耳目是形而下之器所以異視聽之理卽是形而上之道道不在器外器卽圍道中是兩是一

止字須看得活非一定不遷之謂蓋止無定體隨機入妙辟之

於權當在一鈞則止在一鈞是至善當在五銖則止在五銖
又是至善只求本心妥當而已執中用中同是一法

規矩者方圓之至也執規矩以出方圓而方圓不可勝用矣若
揣方圓以測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君子操規挾矩可以盡
天下之無窮經綸變化得心應手處處有風動之機

緝熙二字何等縣密千言萬言對他不過蓋熙卽日月明體緝
卽萬古貞明不息者也分明畫出個不壞法身的聖人學者
了此卽是個五臟洞見如水晶的好男子

瑟訓嚴密侷訓武毅此二字雖萬金不與易也若此二字直步
聖域何難蓋學者通患止疎淺不能嚴密止怠緩不能武毅
故無成耳

性相近習相遠六字千古論性宗旨蓋性無不善其不善者習

讀臺全集卷第一

九

浙江書局刊

耳後儒舍此不察又添出個氣質之性來豈不大害理乎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二句聖賢學術帝王事功盡此矣人把王
道看成天上事能公能順家常茶飯而已不公不順只爲作
好作惡

學者口中談的道理須與身子上行的事打箇對同若不對同
則推之平時窗下之誦讀與他日場中之文辭皆是一段虛
見一場閑話一套空理矣故今讀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
當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字字句句只打歸各人身
上去求個實落受用雖所答不同然同是此段精神卽當時
記之而爲書後儒演之而爲註吾輩今日聚之而爲講皆是
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人人求個實落受用而已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梁永溥錄
受業楊爾淑校
男 宸黼編

卷二 敬一錄下

金容會語 一百三十則

顧端文公曰河圖洛書是造物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
庸首章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
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
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裏面何等易簡而明白又貼實理
會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豪傑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
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讀書全集卷第二

一

浙江書局刊

有宋以來諸儒中備四時之氣者其周元公乎有議及考亭者
象山者姚江者至元公孰得而議之乎卽子靜無極之訟慈
湖通書之詆片雲翳日自朗耀也若二程者亦無間然矣
吾輩處世須要識個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寡廉鮮恥
雖才何用

近世儒者將六經四書置在一壁卻去理會左傳史記等類將
孔子置在一壁卻去取法屈宋班馬等人將自己置在一壁
卻去議論古今人物得失國家興衰治亂等事是可怪也

康節之學內聖外王之學也使得行其志未可限量他見得不
可便不行耳程子稱就其所造可謂安且成矣若明易數知
未來其餘技也人亦因此便輕他爲數學

學者須先理會得大本大原見得頭腦立定根腳然後其餘可

以漸次理會去不然理會雖多終是籩豆之事也
人情貪富貴希壽考故往往患得患失趨利避害豈知天心無
常惠迪則吉裁成輔相氣化亦可轉移苟素履不愧則無妄
之來於己奚咎倘屋漏有虧則自作之孽於命何尤君子亦
朝乾夕惕返躬自修可耳

人亦樂道聖賢然止是苟簡做人每日只在塵俗裏面滾總是
立志不堅剛也須是斬釘截鐵始得

人揣摩聖人必別有一種高妙的學問別有一段神奇的天才
別有一樣不傳的祕訣不知常人終日醉聖人止是個醒耳
常人終日昏聖人止是個覺耳故日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聖人知覺了便誠而無僞久而不息此外再別無長
處

讀書臺全集卷第二

二

浙江書局刊

生知者生下地來此心卽惺徹晝徹夜更無昏時也學知者方
纔睡著便能醒來常常不昧者也困知者酒醉飯飽鼾鼻熟
睡夢中千態萬狀顛倒呻吟艱辛愁苦人所不堪及到不堪
方纔驚覺及到驚覺方知是夢此後警省再不敢睡與常醒
人一也醒的只論遲早行的只論生熟更無不同故先儒曰論
本體愚夫愚婦亦是生知論工夫聖人亦是學知

橫逆之加止好自反辟之毒螫定是自惹若我端拱而及之可
以不較自非然者不知反己尙且尤人其亦昧於出爾反爾
之道歟

須將此身放在天地萬物中自能見大若攬之爲己則道德已
之道德生成己之生成便局促了

第一要掃除習氣悉令普消不然便有許多沈溺葛藤意氣發

皇弗克振拔于流俗之外焉能馳驟乎仁義之途

人狃于目前安于便利嗜慾深錮割情最難若非真豪傑一刀兩斷併心一路決無見道之日

東書不觀則游談無主讀書是學問中一事借經書義理觸發印正我性靈優游涵泳我心思所謂學于古訓而有獲也今人止認讀書爲學問又認記誦作時文材料爲讀書全與自家身心性命無干涉愈遠而愈失矣雖日記萬言滿腹批稊因其言而釋其心得其心而返之我方是一鍼一血一棒一痕

諸生中有謂貧而不能學者有謂家務繁而不得學者曰學豈論貧富有事無事乎食息起居罔非學視聽言動罔非學應事接物罔非學經綸事業罔非學若舍此而言學吾不知所學爲何地所學爲何事耶

讀書全集卷第二

三

浙江書局刊

陳白沙靜中養出個端倪此語不可爲訓學者不知便謂有個圓陀陀光溜溜東西在黑碎碎地也

一日聽訟方剖決一二事餘俱垂泣各願不爭而退客異之請問曰此無他特恐上與下交蔽其心耳人誰無良一發卽動適間不過取我現在本心打動他久錮天良錮蔽旣開曲直立見曲直旣見爭有愧色觀者不知傳呼爲神何神之有

太虛中雖乾坤並陳八卦分列卦象雖多非支離瑣碎其實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也伏羲當日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伏羲自無畫而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故說個易有太極其實太極本無極也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道理及五經四子中說話步步俱踏
著實地不似近世儒者高談直入天際騰空而行如電光爛
爍乍明乍滅令人難捉摹也

人止曉得奉承人曉不得奉承己止曉得奉承己的身曉不得
奉承己的心又不止奉承己的身還要奉承妻孥奉承子孫
曰亦至是乎曰殆有甚焉妻妾之奉多積之遺身且忘之親
且忘之矣使人移此心而奉承其親其爲孝也夫矣奉承其
心其爲聖賢也幾矣客曰此語從炎蒸烈日之中忽提到霜
天積雪之地裂肌凍骨噤口寒心

今之言道者多認欲爲理所以每流于禪而善教者又止說個
大頭腦使人無入門下手處皆道之蔽也孔子教人則不然
就人所問逐件逐事說個道理各人領略做去皆可成

讀書堂全集卷第二

四

浙江書局刊

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何嘗挨經傍傳使在今日必指爲禪

人非聖賢安能事事盡善奈何止喜人道好不要人道不好已
則直之人則非之已有過失要人深忘人有微瑕則一一指
摘何其寬于己而嚴于人也

有友人問所以爲學之要與治民之方曰無他止是不要作怪
世界本自蕩平吾道亦止中庸不論講學求道做官做人
都作不得怪孔子以後鮮眞儒三代而下無善治皆是好作怪
也

吾心貞明不息之體至虛至靈萬感萬應自有天然不易矩度
過一分不及一分聖人之心不安愚人之心亦不安安當焉
聖人之心愜愚人之心亦愜矣見入井而怵惕見委壑而顛
泚此眞性眞機觸之卽發愚人何嘗假於聖人論說紛而聞

見始襍耳目亂而心思乃蔽嗜欲繁而天則遂隱然一念獨
知到底不曾磨滅於斯凜凜戒自欺求自謙使吾之冥明不
息者如鑑常懸則妍媸自照如衡常平則輕重咸宜矣大哉
乾乎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道也人之學也

做官以無欲立誠爲本才以濟之如處極衝繁之地文檄之往
來簿書之盈積刑名錢穀之叢脞勢有所不免但以誠心出
之不牽於情欲不移於利害平情順理以處之權其緩急次
第料理盤錯萬端自然迎刃而解鳴琴而治不爲逸不遑暇
食不爲勞也反是者無成

學貴切已切已則務實反是則博虛聲好名高競勝干進名教
中奚賴有若輩乎

古人今人不可妄加貶損人或有用心甚微而其跡不明有不
幸蒙不潔而其實與日月爭光有一言偶失而其繼已進有
一事或誤而其後已改有功高德厚而爲忌者所訕謗乃執
之以概其生平則人之負屈者多矣不惟舉之於口而又刊
以成書此其人當議何罪

周濂溪每令明道尋仲尼顏子樂處將尋之于飲水簞瓢之中
耶亦尋之於飲水簞瓢之外耶將尋之於仲尼顏子之身耶
抑尋之于我之身耶濂溪明道尋之而已得耶未得耶其可
以言言耶不可以言言耶是不可不深思而自得之也

易雖古于書然伏羲但有卦畫而無文詞文詞實始于書故凡
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善言一言
教言學之類諸性理之名悉原于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詞及
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言雖有淺深不同皆本于書

學術既明一切事功皆其餘事要明學術不可止依傍道理須是出身承當自我立性自我具毀譽得失總不計較容不得一毫躲閃方承當得起

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本天道爲人道是卽本體卽工夫以人道合天道是卽工夫卽本體合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罔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

近世學者一出門便走差童子就外傳教對對學聲偶長習舉子業工文詞將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誇耀鄉里鳴得意其本志也不得卽喪其所守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困則悲憤則怨隨波逐流與時俯仰反不如由臞野老不知學者之能自全其天也嗚呼惜哉若夫讀書窮理盡性至

讀書臺全集卷二

六

浙江書局刊

命者履仁蹈義淡然無欲豈無文章本于性道豈無功名出于道德簞瓢陋巷泰如也繫馬于駒弗視也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裕裕也此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者也呂忠節公常言孔曾相傳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簣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此名言也

筌蹄者致魚兔之用也魚兔未獲筌蹄不可舍旣獲則無用矣未獲而舍之與旣獲而不舍與不獲同

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今之舉業所習者聖賢之書所繹者聖賢之意非如稗官小說外典之相戾也讀書誠口誦心惟究取言外之意而不以記誦爲尙作文誠修辭達意直書胸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爲工隨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

失介乎其中不離日用而證聖功合一之道也惟所志在乎
進取未免涉獵掩襲以逢時會離本逐末而爲學之志或爲
所奪此則其可患耳

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地萬物如耳目口鼻四肢之
備于吾身無大小無善惡無弗愛也然其機必本于無欲人
心無欲則明有欲則昏無欲則公有欲則私貪者欲之滋也
惟一介取予之不苟而後能無欲無欲而後能不貪不貪而
後能與萬物爲一體此伊尹耕于有莘一介不與一介不取
卒能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
中也

吾人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態種種世情徇利害紛華嗜慾
漸漬薰炙蒸淫乎心髓將本來真面目封閉埋沒不得出頭

龍臺叢書第一

七

浙江書局刊

又文上

皆習染之爲累也須與蕩滌掃除融得潔潔淨淨則源頭自
清道術自正人品自高識見自大千聖經綸事業自可迎刃
而解也

眞修真悟眞悟眞修因修啟悟是謂眞悟因悟得修是謂眞修
悟修相生悟而神悟修悟兩忘修乃懸修冥悟索悟是謂罔
悟執修尋修是謂夸修夸修非修罔悟非悟

孔子大聖人也于鄉黨且恂恂如也今人處鄉黨貴凌賤富驕
貧強暴弱智矜愚者可以己矣

聰惟天聰明惟天明人稟于天根極厥靈聰亦天聰明亦天明
用之或罔塞聰與明隋侯之珠彈雀則輕千鈞之弩發鼠則
冥嗚呼惜哉惟欲之昏

萬境皆實萬實皆虛撒手撒腳俱圓俱宜好醜順逆之場時有

飲水曲肱之趣

橫渠言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萬物皆病又云不以見聞結其心可知僅守聞見則心便狹小不知者尙以爲多聞多見則能大其心故往往窮耳目之用則心之病也

樂毅一鼓而下齊七十餘城者懼其難而不敢忽故卒易也後攻二城不克者恃勝而驕略無難意故卒難也君子先難而常懼不難不懼則天下之難我者多矣

學者須于富貴貧賤一關眼看得透腳立得定方好進步孔子言不處不去皆衡之以道須是這道理見得明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方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若看不明白則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終身焉耳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以少怠虞廷君臣咨儆告誡亦是此意

讀書彙錄第一

八

浙江書局刊

聖賢之所以兢業敏皇惟日孳孳者見爲不足故也學者不見不足止見有餘故虛驕自大覺天地雖大無能放得下渠者自知學聞道者視之亦雨集溝澮皆盈而已

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甘心於卑陋人有質美而不肖志道者志不立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雖銳兵精甲不能禦無遠不到雖千載之上萬里之外不能限爲堯舜不難爲桀蹠亦易

心虛則公公則明天下之是非可否較然矣

習俗之心未去則仁義之心不存客慮多則常心少總是不能

立其大也

蓋已謂忠推已謂恕不如就字義解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天地
聖人賢人學者一以貫之但以分量論則有及有不及有化
有未化耳不必又分別一個天地之忠恕聖人之忠恕賢人
之忠恕學者之忠恕

窮理須窮到至處知之真則行之自力行之不力知之未真也
眞知者如知醴之甘知檠之苦知陷阱之不可踰知水火之
不可蹈雖瞽而曠者亦將洞達而無疑也若知之未眞雖日
言天言道言性言中言誠言仁僅揣摩作影響形似之觀而
已於我身心殊不得力

此道如日月星辰照耀中天不特一人見之天下之人皆見之
特恐人自瞽其目自趨於暗耳乃儒者取五經四書中語創
爲臆說矜爲元解偃然雄長于斯世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讀書金卷第一

九

浙江書局刊

奚啻河伯之汨於秋水溝澮之盈於屋雷人方哀之然猶自
詡曰此日月星辰者吾能見之而天下皆不之見也亦惟吾
室中有之而天下皆不之有也何其惑哉

人一身卽是一太極圖太極理也性是也惟不可見無極是也
呼吸之氣陰陽是也五臟四體五行是也

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貪殘之吏孝文帝貴廉潔賤
貪汙賞善罰惡令行禁止而海內大化誠放退殘賊酷暴之
吏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由
役毋奪民食毋殫民財通民之情毓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
以孝弟導之以德義則萬國歡康兆民蘇息

修己以敬一句該盡聖學王道之全安百姓不在修己之外可
知如見如承不欲勿施不必分敬分恕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隨在異名總是隨地喚醒此心
不昧耳非三套理

讀書若舍卻冊子則汨其心于清虛曠蕩之地若徒泥冊子則
騁其心于汎濫繁碎之場皆非善讀書者

聖賢言語皆至德要道所存恐其日久忘了故筆之于書以教
後人我輩讀書不可以書視書如讀孔子之言卽如對孔子
說話讀孟子之言卽如對孟子說話求其說而不得則當反
之于心旣得則當見之于行若止徒念過記得便是釋子誦
法華經

發前人之所未發七字最是害事前人立言果至當不易我何
妨師之又從而表章闡明之乃以此爲諱往往鑿空臆創自
立宗旨不知皆是旁門曲竄到底不出古人範圍其害道也

讀書叢卷第一

十

浙江書局刊

實甚

博學若尋不出本原便是玩物喪志故須詳說以求約博不到
約處成不得博

節制

天道陰陽也易道一陰陽也不測者神也知晝夜之道則知幽
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矣

主靜之說後儒言之聖人教人原不如此如教顏子則在視聽
言動上理會教仲弓則在出門使民上理會這都在動上說
若舍卻人情事變而言致虛守寂便是禪

世界本是缺陷聖賢亦是缺陷堯舜猶病文王望道未見孔子
何有于我顏子欲從未由句句寫真原非謙抑聖賢匾勉一

生此心終是缺陷無完全之時亦無了手之日

心在外者要收向裏來心在內者要推將出去求放心擴而充之謂也

人之所以不得爲聖人者只是于夫婦知能之外又增了許多知能故愈知愈能而愈遠耳學者做工夫但能將後來所增者銷得盡便是聖人

尊德性而道問學七字須聯著豎看有先有後有頭有尾如連珠到底少一字不得也若橫擺割開遂成判然兩事

七情皆人心所發惟中節乃見得道心世上許多不好人不好事孰非此心之爲乎皆任心之過也於天遠矣故釋氏本心惑世誣民

取方圖而觀之八卦因重盡自然而然不假一毫人力勉強安

讀書卷第一

七

浙江書局刊

排取圓圖而觀之六十四卦周遭順布方可成圓圓可成方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極生陰陰極生陽與乾坤之闔闢造化之生息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人事之盛衰國家之治亂無不昭合此天地大消息也其至妙至妙者歟

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爲不識權字非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卽道也經權常變莫非道惟聖人妙應不拘故能行權權卽經經卽道豈有與之反而又與之合耶性無內外無人我故成己所以成物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疾痛疴癢刻刻相關所謂萬物一體者也若止見己卽不勝自私自利之心賤人害物無所不至矣惟善克者能一之

今世業舉子者以讀書爲作文地作文爲制舉地至論講學做聖賢卻當別項道理且須異樣工夫而講學做聖賢者又以

談元說妙爲理解閉戶靜坐爲元修矜持把捉爲主敬愈遠而愈失之矣

窮理盡性至命是一串事了則俱了無先後無等待若以窮理爲知之事便不是

灑掃應對與性與天道非兩事

學宮者儲養人材之地也上不知教則下不知學聖道不明正學榛蕪因無成材無成材則無君子無君子則誰與人君共理乎故人君欲得禹皋伊周之臣而用之須預儲養于庠序求放心不是以一箇心求一箇心當其涵養操存心固在也卽放肆邪侈心亦在也知其放而求之心卽在是不然又是騎驢覓驢

心是活物如何令他常不出腔子雖上誓止有提醒一法

讀書金卷第一

三

浙江書局刊

又入士

伊川云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問性情才之別曰皆心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者心之能性本無爲情則遇境而發才是那恁地會如此者

佛有三明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今講學者欲廢棄六經只道一光明境界而稱範圍三教之宗者何以異於是

學而時習學字內已確有所見了方說得習若無所見習個甚麼豈是讀書今日讀明日又讀日

太極生兩儀非是今日有太極明日生兩儀明日生四象後日生八卦也有則俱有

學者功夫須是得其要得其要則頭頭是道不得其要則處處

皆滯耳

賢宰輔以正君心爲急餘者可以分猷而理君心正則朝廷正
百官正萬民正矣故孟子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而格非爲
第一義

道理不難於不精微而難於不日用

無體之體其體乃神不用之用其用至變非虛之虛其虛常通
無感之感其感亦寂水光雲影宜空宜澹萬卷萬舒冲如廓
如

自天開地闢以來以至億萬千年之後自羲堯孔孟而下以至
匹夫匹婦之儔總是這一箇道理更無有不同處

顏子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墜乎其後
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若此

堯舜之兢兢業業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不邇不殖文武之

讀書彙卷第一

三

浙江書局刊

緝熙執競孔子之忘食忘憂顏子之不遷不貳皆是自心上
自覺自修工夫未嘗于本體上添得些子也

東軒兀坐適客至呼茶童子滌甌盛至呼果童子滌盤盛至呼
酒童子滌卮盛至因笑謂客曰此童子能知用中止至善客
駭曰若是則聞道乎曰試看案上諸磁品襍陳此子未習使
令向使以盤盛酒以甌盛果以卮盛茶不幾過者過而不及
者不及乎童子無知能各得其當天然之中天然之至善也
道理止在眼前人人當面錯過友曰眼前爲何等歎曰吾友此
時在此作揖打躬喫茶敘論何者不是道理吾友此時回家
一家中老小小都看吾友又有許多道理也

人于非恩非怨之人及不干己之事到前是非可否知之甚明
言之甚當卽此可驗本心遇恩怨之人與自己的事便是非

顛倒似無人心者其實本心之明處仍在自私自利之見昏之利害乘之耳

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說得何等灑落何等嚴緊文王之小心翼翼孔子之操存舍亡孟子之求放心程子之主敬得此四字骨節皆靈

這道理不知眼孔便狹小心胸便卑暗人品便低壞富貴勳名貧賤拂逆便看爲何如矣才技文章聲華氣魄都認作何等矣自家便看做自家別人便看做別人萬物便看做萬物矣此間有一條血路若能直躋到立身萬仞之巔披襟一笑時仰觀混濛盡太初渾淪一氣俯視塵寰海闊天空中間千態萬狀如流霞鴻影止有天漢一派浩浩來胸襟也此時方見得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吾之性卽天地

龍臺金叢卷第一

丙

浙江書局刊

之性著不得一毫私意於其間纔起一點私意頃刻間把個清甯廣大世界陰靈晦蝕矣

聖賢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辭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辭章望于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可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道理止在日用間工夫亦止在日用間人丟了面前事不理會都去理會許多極元極妙的道理雖口裏說得甚精透到底沒幹

性字仁字須訓作人之生理甚好性從心從生仁人心前輩把心比作穀種妙絕穀種能生處卽是他所以爲穀種處

平居而言聖賢人人皆聖賢也當大利大害極困極亨之交如山岳不移者方可以驗其真僞嗚呼天下之由亨而之困由

利而之害而移者又豈少哉

這工夫須是奮發勇猛破釜沈舟斬關而入庶乎可幾若瞻前顧後半上落下雖經營一生到底是門外漢

洙泗言一卽虞廷言中忠者中心卽未發之中恕者如心卽中節之和恕仍如中兩字是一字忠恕一貫略無牘意認爲借言者非

問危微之辨理欲之分亦甚難明曰只毋自欺便易明

朱子曰靜非不動也不妄動也不妄動則靜固靜也動亦靜也有友自謙謂識見未到故于義理多所未明曰吾友不是識見未到故多所未明恐是因識見太到故有所未明耳友大豁天地聖人其一誠也乎天惟誠故春便是春夏便是夏秋便是秋冬便是冬一毫不爽聖人惟誠故仁便實仁義便實義禮

藁堂全集卷第一

五

浙江書局刊

便實禮智便實智一點不虛

操則存操字非死操如馭之有轡銜任騁千里如射之有彀率可發百步如舟之有舵隨風旋轉把柄在手一提便省方是妙手若硬硬執定不令出入豈是勝算

今世談道者夙疾尙未普消分內事未能清徹不自攻而攻二氏實取譬于二氏耳若論吾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二氏生于其間特自渺小者耳何啻金玉瓦礫之不相等類也何啻黑白高下之相去懸殊也二氏自知之不敢與吾衡勢而敵體天下之人亦知之不敢與吾並視而齊觀卽有一二惑于其說者亦何嘗肯捐爵位棄妻子祝髮執鉢飄然以從者幾人哉而吾之佐天子講治理出政令明三綱立大法以和萬民育品彙又安社稷刑暴禁亂者自若也

乃競競焉角之較之辨之爭之也何爲歟

孟子謂惟送死足以當大事而流俗之弊至有侈宴饗事浮屠從俗而不從禮哀痛之情蔑如也葬則卜其宅兆孝子仁人之心不過欲厝親以安耳非如形家說必有揀擇謂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天壽盡係于此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一家三五子今年礙某房明年礙某子終身不葬其親又遺之子孫仍狼藉于空廟郊野中者此因親爲利不孝之大當議何罪

學者志向不精專若所謂如惡惡莫如好好色者總是種種世緣割舍不斷縱談仁說義止成空話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從何處生起曰陰陽止是一氣那有截然兩件的不過分而二其名耳其實陰之發散處卽是陽陽之凝聚處卽是陰今日之晝固生今日之夜今日之夜又生明日之晝也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二語盡之若說太極動而生陽如一歲從元旦日說起然元旦之前豈遂無日月乎

問下學上達曰是一串事無有精粗凡有工夫可致力是下學到自得處是上達也人人有上達時時有上達雖極精的亦是下學自夫婦知能及聖人知能均是下學事

問先有理而後有氣否曰不可以先後言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兩樣是一片性與氣亦然

問論語止言仁者何也曰孟子云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學須要種子不然雖有灌溉培養之功俱用在空處矣孔門教人求

仁正謂此真種子也義卽宜此者也禮卽節此者也智卽知此者也信卽實此者也義禮智信總是培養這種子使其成熟耳故求仁爲喫緊要務

問大學格物其詳何如曰斷以新安窮理爲是中庸誠身在明善卽格字註疏也物字何必遠求卽本章物有本末物字物必有事事有終始格卽事也試思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而爲本爲末吾今誠正修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若格得誠正修之所以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家國天下之末又格得誠正修之所以能始而因可及乎齊治平之終先後一貫知行同歸由是知可致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而明德明於天下矣

問渾然同體與兼愛何別曰體之爲言最可玩味夫體卽身也頭目居七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豈若愛無差等乎

問聞見也少不得曰曉得從心性上做工夫日聞日見有益曉不得從心性做工夫雖多聞多見何用問從心性做工夫如禮樂諸誌載不攷求不知曰豈是不攷考須識得唐虞之時所讀何書當未有禮樂之始前人禮何以制樂何以作能認識到此方好讀書今人止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將一樁緊要事反放下不能由本及末終日營營幹了許多不要緊勾當藝不成道不就做個半上落下人是可哀已

問今士子讀書徒徇聞見於我身心殊不得力曰亦止看用志何如耳若所聞所見皆爲身心雖解牛斲輪之賤技鳶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以明心見道而況五經四書尤聖賢精

蘊所寄者乎若是個尋枝覓葉的肚腹則雖今日儘有元談
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問體用源流知行動靜內外賓主之別曰體用一原源流一本
知行一道動靜一機內外一致賓主一人曰無分乎曰耳目
體也視聽用也無視聽則無耳目體用其可分乎源清則流
清源濁則流濁源流其可分乎不明由不行不行由不明知
行其可分乎動非靜不翕靜非動不闢動靜其可分乎成已
之仁成物之智以德則性以道則合外內內外其可分乎當
其在主則賓爲賓當其在賓則賓又爲主賓主其可分乎

問朝堂上議大禮定大樂計大事決大疑須如漢儒引經據傳
非師說不對否曰不學無術昔人所譏然僅憑之書冊乎憑
之師說乎抑內斷之心乎朝廷事宜題目雖大與家常事無
異也止要求心安若心不安則禮樂不可用事不可成疑不
可決

龍臺齋卷一

六

浙江書局刊

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曰亦無甚奧義止與子出門人問一
節參看便好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曾子答門人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便是曾子之足發處發者發明之發若云
日用動靜何必省于其私卽相對領教之時何非日用動靜
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顏子之心純乎仁處也恆人學力未到
心體不免爲怒所遷爲過所貳顏子好學到不違仁後其樂
體常是不改雖易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純一之心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微露于恍惚之中自隨化于
幾微之頃又安能疑貳其純一之體此孔子要形容顏子好

學而難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借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若如常人言遷怒怒此人卽怒此人便不移而怒他人言改過這次做錯下次再不做錯豈顏子乎

問孩提不學不慮而知是謂良知大學又教人致知何也曰大學正爲人以學慮而蔽本然之知故教人致知致之者終日學只是說個不學終日慮只是慮個不慮

問大人何以不失赤子之心曰說到大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便大驚小怪然不過就是赤子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誰敢添一些減一些添的減的都成小人

問陽明謂無不知而作是良知多見多聞是耳目知解下一等事故曰知之次何如曰聞見是耳目之用到擇識豈猶然耳目之用乎蓋多聞擇善而從分明是夫子刪定纂述微旨多

龍臺金卷第一

九

浙江書局刊

見而識分明是夫子修春秋微旨人看小了焉可謂下一等事

問顏淵喟然歎章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此顏子向來求之仰鑽瞻忽而不知求之于己也及領夫子之誘指引到自己身上始知文者我之文禮亦我之禮博者我之博約亦我之約都在自心自性上用功此時方覺親切有味卽欲罷手不能到罷不得手處才力盡而本體呈露乃有如立卓爾一境然卻又無聲無臭無窮無方欲從末由卽夫子何有之心文王未見之心也此顏子心學全是一段著己功夫與游夏端木不同後世求之罔象以禪機作混語說得活不可捉何啻千里

問心與性之別曰心者人之神明性者心所具之理謂心卽性

一 性卽心不可是一是二謂心外有性性外有心不可是二是
問近世儒者謂情識意見皆道之障必去之是否曰如何去得
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心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
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真有僞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
得其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謂誠
意情歸于性是謂至情識變爲知是謂默識不揣其本而惟
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識本末睽絕亦成虛空走馬平地
行船耳

問何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曰欲爲天地立心必能以天地
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能以生民之命爲命若徒以虛
氣承當空言領略則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

龍臺金齋第一

三

浙江書局刊

睽分渙裂不相屬也蓋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生生之機自不
容己吾人誠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復得天地之全體隨其力
之所至以求盡吾一體之實事一切毀譽利害無所動於其
中在家仁家在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此儒者求仁之極功
經世之實學也

問後儒爲朱陸兩家調停是否曰託中行而僞者鄉愿也朱陸
各有不相掩處同者自同異者自異正其不託中行不僞處
今欲與之調停是託且僞矣且紫陽得周之精具程之正趨
源鄒魯上窺姚姒未可輕議卽象山亦有未可輕議處

沈嵩士錄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汪光被輯

男宸黼編

卷三

武林會語 九十二則

男宸黼曰此大人甲子年撫浙集紳士僚屬於西湖書院所講語

問太極圖說曰此自人心陷溺之後小人悖道至違禽獸不遠而溯及於生天生地生人物之始見聖人繼天立極之至君子修道合天之功而為言著功夫全在主靜立人極君子之修不外戒懼慎獨不覩不聞靜之至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主靜之謂也中為天下之大本立人極即立天下之大本太

讀書堂卷第三

一

浙江書局刊

極即天命之性也中正仁義是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極之謂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入極立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天地位萬物育也有此脩之工夫則此圖說方不脫空不然易有太極大易一言已盡陰陽五行之理見於經書諸儒論說不少周子何必翻此一番陳案說此一套空理哉人謂太極圖之作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語人遂疑主靜之說懼人於釋老不知程子之意以為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元妙而不知反求諸己故不輕以示人也按墓表序稱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蓋當時學者頗言濂溪之學自希夷來而無極主靜之旨稍有近焉此伊川所以推明道統斷自遺經也然今周子通書具在此豈秦漢以下

諸儒所能彷彿故朱子謂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自孟子
以來一人而已

無極而太極

韓康伯以无訓極西晉以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卽
無也柳氏曰無極之極則以太極爲無極其來舊矣不自周
子始也周子此言非以無極爲太極但以太極本無極耳有
謂太極是指洪濛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而言有謂太極
者中氣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不偏於動不偏於靜
而爲極邵子曰太極一也又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陸
子謂通書言一言中卽是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後儒嘗
之謂太極爲理則謂理生兩儀可乎不知以太極爲渾淪之
氣爲中氣總不離乎氣也則是另有一個氣放頓在何處乃
生兩儀此豈可乎蓋善讀書者須不以辭害意若如此區區
說必有一物焉爲太極乃生兩儀兩儀生了乃生五行五行
又次第生了乃生人物豈成造化哉總之有理便有氣生則
俱生無先後無等待也書曰皇極傳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篇曰立人極總是一極就天地言曰太極就人君言曰皇
極就君子用功言曰用極就人言曰人極而人極之立由於
中正仁義之定非理而何人極爲理則太極可知矣蓋天地
間原有此實理此理卻難名故以太極名之周子恐人認爲
有形之物故加無極二字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太極動而生陽謂太極之動者乃陽也太極靜而生陰謂太
極之靜者乃陰也其實太極之動乃生陽於靜中太極之靜

乃生陰於動中何也子時人靜則陽生午時人動則陰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極字只作至字與冬至夏至之義同與易中與時偕極之極不同蓋陽動極則散陰靜極則息不復生矣緣其所生皆在未極之時何也陽生於子極於亥而生陰乃在於午午陽之中也陰生於午極於巳而生陽乃在於子子陰之中也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言甚有味陰陽分立仍是動靜互根止是一氣就其分處言之故曰立非真有兩件東西截然立在兩邊也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個背面

讀臺全集卷第三

三

浙江書局刊

若流行處卻止是一氣五行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其實竝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故曰順布故曰行也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故五行一陰陽也合之總一太極太極又何有哉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五行雖各一其性然一物各具五行之理太極涵三而備五又散而爲萬物無極之真卽誠也玩此真字則太極爲理何

疑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生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五性感動是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中有定主靜以復性斯不至於人化物而滅天理此主靜是承上文感動而言非偏於靜也或問中正卽禮智何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朱子曰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禮智親切處處止舉人義卽包禮智而仁義禮智非中正則仁非其仁義非其義禮非其禮智非其智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

讀書全集卷第三

四

浙江書局刊

又文

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一篇關鍵都在於此凡戒慎恐懼之用正心誠意之功與夫居敬窮理之學修身寡過之方以求全夫太極之理者自不能已矣慎勿爲無忌憚之小人哉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言天地人之道非陰陽柔剛仁義不立舉仁義卽包禮智非以仁義配合陰陽柔剛也未仍歸贊大易猶夫子贊易曰易有太極也

問西銘曰余近日理會西銘一篇自首至尾熟讀數十過心竊

疑之復取前賢論說逐一細玩而疑益甚何疑乎程子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朱子曰西銘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顧允成曰西銘是個極宏闊的體段故推至於知化窮神是矣然此止發明得前一段意也自于時保之以下何無一人講起余讀違曰悖德三語何其痛切而嚴厲又讀惡旨酒一段所援引何以多不得於親操心危而慮患深之孽于字字欲泣此必有深意在也富貴福澤得厚其生之大聖大賢曠世未數數見貧賤憂戚玉於成之賢人君子比比而然此又必有深意在也豈是徒說一篇大話空言一個仁體而矣意天地萬物爲一體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欲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如是誇

讀書全集卷第三

五

浙江書局刊

卷三

大哉按橫渠于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然則西銘卽訂頑也悖德之徒害仁之賊濟惡之不才子非頑而何其始也由于東銘所言戲言戲動其漸至於長傲遂非其究至於害仁悖德將來傷天地之生戕萬物之命者何所不至不可不察也故惟踐形之聖人爲天地之肖子爲能有存心養性之實學有存心養性之實學由於有不愧屋漏之真功有此真功有此實學朝乾夕惕履薄臨深一言一動罔敢戲渝其事天也如不得於親之孽子操心危而慮患深然後能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天地立心以生民之命爲命而爲生民立命然後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也然後民物皆吾胞與顛連無告皆吾兄弟而老幼

及人生理各遂也語其氣象極廣大語其工夫極精密極嚴緊也庸見如此質之高明以爲何如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一段明理一而分殊龜山云西銘理一而分殊用未嘗離體以人觀之四肢百骸至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用已在其中矣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也

子翼故孝純畏天乃樂天

讀臺全集卷第三

六

浙江書局刊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

從來克肖子少而不才子多由戲言戲動長傲遂非故至此可不戒哉

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非踐形盡性之聖不能知化窮神非知化窮神之人不能繼志述事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工夫全在此稍稍愧怍卽忝所生心不可得存性不可得養矣與不才子何異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厖象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所引六事多不得于親之孽子大意可見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著眼在下二句卽孟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意
存吾順事沒吾甯也

卽孟子脩身立命之意

問前所講西銘與此異者何也曰無異也前所講爲小儒曲學
必信必果一流人止知一身一家的事要緊此外視若吳越
膜不相關者說今日所講合著東銘爲戲言戲動長傲遂非
一流人其害至悖德賊仁存心要緊者說總之互相發明也
問敬一之義曰昔陸象山語祖道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香
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要
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麼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

讀書全集卷第三

七

浙江書局刊

三〇

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止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
如此恐成猖狂妄行此言可謂敬一二字對症之藥又象山
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前言未爲不是但是就涵養
成就上一等人說法余謂我輩俱是鈍根人請先爲其奴婢
然敬字是徹上徹下的道理若非徹上徹下堯何以曰欽孔
何以曰敬程子以一敬字該聖功之始終又曰有天德而後
可語王道其要止在慎獨慎獨卽敬也謝上蔡之言敬曰常
惺惺法常惺惺三字說得何等活潑何等嚴緊可知鳶飛魚
躍是活潑潑地卽戒慎恐懼亦是活潑潑地不然穀殼鯨鯨
拘拘迫迫豈聖賢天德王道之用哉蓋敬德之聚也敬則聚
不敬則不聚敬一卽精一之謂也敬則一不敬則不一故余
向言心敬則一目敬則明耳敬則聽心敬則一此可易曉至

目敬則明耳敬則聰意味無窮體之自驗

向于孫鍾元先生理學宗傳中見范陽鹿伯順先生說天命之謂性章云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酬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不中不和者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也喜爲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著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所以奪天地之權者在不自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爲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爲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以爲千變萬化之根源不乖戾故可以爲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

讀書全集卷第三

八

浙江書局刷

物聯爲一氣以位以育也真是一棒一擱一血埽盡于百年無數雲翳霞蔽省卻理學家多少煩言障語

問性訓理可乎曰朱子註云性卽理也非直以理字註性字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字見於大易乃孔子之言何不可訓性字人止一心心中本來自具仁義禮智信五者五者件數多故以一性字括之性字卻難名故又借一理字釋之總是性字乃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乃性字之件數孟子曰仁義之心又曰惻隱之心仁義性也惻隱情也而總曰心故曰心統性情

問喜怒哀樂何以未發發而中節似對人言曰不必說對人言喜怒哀樂情也止說遇境而發便是此時吾輩講學相對之頃有喜怒哀否曰無有有哀樂否曰無有既云無有卽是未發

也未發則無著處不著在一處何偏倚之有故謂中此時講
舉而出遇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卽是發矣至中節則難
非慎獨君子安能得不乖戾學者但從事於戒慎恐懼則未
發之氣象與中節之妙用可以靜觀而默識矣非是任情而
發便可言中節

中庸言性卽是大學言明德中庸言教卽是大學言學中庸言
天地萬物卽是大學言家國天下中庸言慎獨卽是大學言
誠意中庸言位育卽是大學言齊治平但中庸明性故從天
命說起是本體慎獨則工夫也大學言學故從在明說起卽
繼明德卽工夫卽本體也

問止至善曰至善卽精一之中中節之節復禮之禮總在此心
之安與不安處認取件件有至善事事有至善卽案前一卓

讀書彙纂卷第三

九

浙江書局刊

有至善一几亦有至善不高不低平平穩穩坐下可以作字
讀書理琴可以飲食這不是至善這不是中是節是禮的天
然界限若過高過低不平不穩一無用處安所謂善下邊止
仁止敬止孝止慈卽至善註疏也

問陽明先生致知謂致良知格物謂去物欲是否曰良知二字
本於孟子當時人駭爲新說何其惑乎但中庸誠身在明善
卽格致註疏也

問今日聽講回家工夫從何做起曰回家大原大本是孝弟且
從孝弟做起孝弟精的且不必說且說平常人說冬溫夏凊
昏定晨省隅坐隨行試問今人冬果爲父母煖被煖衣夏果
爲父母打扇晨昏果到父母榻前一省問者幾人乎兄長之
前果肯坐則旁坐行則後行者有人乎吾未之見也且從粗

的做起日久而愛敬之心油然而生精的自然出來但恐吾
孝矣不能修身齊家而妻妾子女奴婢之觸犯吾親者尙多
也吾弟矣而形骸尙隔致傷父母之心者尙多也余少孤未
知盡孝今一坐一立一步一趨余親音容未嘗一刻不在目
前吾親抔土未嘗一刻不在左右徒思無益回家各各勉力
不使有遺憾可也再則謹言慎行時時體認天理時時檢點
過失孔子教顏子不過非禮勿視聽言動能言無不謹行無
不愼直步聖域何難勿惑焉

問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亦然
何以見得曰何但東西南北千萬里之遙卽千百世之上千
百世之下亦莫不然堯舜治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治夏商
周之天下出數聖人之心思制爲禮樂法度典章文物以範
圍天下天下後世之人卽受範受治而不能過非心同理同
而何孔子刪定纂脩出一聖人之心思以詔後世而天下後
世之人卽羣焉服習受裁于詩書易禮春秋之中而不能外
非心同理同而何

讀臺集卷第三

浙江書局刊

問曾子言愼獨周子言審幾孟子言舜與蹠之分在利與善之
間間字蓋言毫釐千里也此間字在獨與幾之先在獨與幾
之後曰此不可以先後言止可云在獨與幾之中能愼而審
則自然到善一條路上去不能愼審則墮於利欲中而爲蹠
矣所以大學工夫止有誠意一關難過過得此關後面正心
脩身便不費力傳文止言個有所之其所不過說個弊病而
已

問講語云心敬則一此可易曉目敬則明耳敬則聰意味無窮

體之自驗敢問意味若何曰書曰惟天聰明吾人之生聰亦天聰明亦天明惟利欲昏之故聰塞明蔽耳若能敬則一視一聽無非天理方是真聰眞明樂記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一段說話最切最妙久又如此自然德性凝定亦一證也

問中庸戒懼獨據朱子及先儒主靜存動察言朱子云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今按鹿江村先生解天命章有云人之不戒懼恐懼者以爲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似將二節申看又讀敬一錄問戒懼慎獨是靜存動察否曰動靜如何分得且如不觀不聞是靜到知戒知懼非動而何愚按此知戒知懼便是獨

讀書彙卷第三

十一

浙江書局刊

知知字講得直捷了當但不識與朱子判分爲二者互相發明抑竟不同否曰有靜存有動察不惟朱子言之卽吾輩做工夫也少不得如此但若拘牽于文義截然割開做兩事則何時是靜存之時何時又是動察之時故說理須是渾融知其合不可不知其分不然是混同之學矣知其分又不可不知其合不然是支離之學矣總是互相發明不必太泥

問敬一錄云須將此身放在天地萬物中自能見大若攬之爲己則道德己之道德生成己之生成便局促了敢問此身于天地萬物作何安放曰那有個天地萬物另在何處又將此身去安放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程子曰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能樂能一體便是此身放在天地

萬物中矣

問論學而歸于孝弟可謂知本矣然孝弟發於本心今欲接續培植此心使時時刻刻痛癢相關而不間斷意必非勉強之所能也孟子所謂擴而充之其何以用心又曰思誠果何以思之歟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卽是擴充樣子上面只說個端若就罷了豈不可惜上面說個自賊若便聽他豈不可痛故教人要擴充到仁無不愛義無不宜禮無不敬知無不知時視乍見之惻隱不又加進乎羞惡辭讓是非亦是如是到足以保四海方是充之至處子思言誠之者人之道孟子易之以思誠教學者用功尤爲吃緊內有慎獨的工夫不僅明善而已

問會語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吾輩鈍根且爲其奴婢此言深中好高之病但省察涵養總是一敬特因心之動靜而異名耳倘動密而靜疎則所謂常惺惺者有時而不惺惺矣故謂鈍根從省察入手漸到有可涵養處則可竟謂鈍根不能涵養恐主人翁常久盤游於外而家中不勝察此中恐尙有進義願聞之曰且爲奴婢且字卽不是竟謂鈍根不能涵養令主人走失矣賢謂鈍根從省察入手漸到有可涵養處是

問道理亦易明白但遇事而氣不足以勝之或震蕩而失守或雜亂而無章未免有物重我輕之患何以能使吾心之力大而足以勝事張子言矯輕警惰果何以矯之警之至于七情之發亦有不係自私自利而感之太重一時不能消去何以使心不爲其所累曰到底是見不眞守不定至心無所主故物重而我輕耳若心有主則氣便足以勝七情所感雖重亦

何至累心孟子言不動心在養氣而養氣卻不在氣上養在心上養故曰慊心久不止在心上養在性上養故曰集義知道在心性上做工夫不必如張子所言到極方矯到情方警問知行合一之說意謂真知後便自不能僞乎孔子曰知及之問仁不能守之所謂仁守果何如也朱子於誠意章言實用其力實用其力便是篤行矣篤行便是誠意矣今敬一錄中將篤行與學問思辨皆屬格致其與朱子不同者安在曰余原不如此說原是問求仁之學論語言之學庸孟子不言何也曰大學明德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性善非仁而何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孟子求放心非求仁樂何如此說安見與朱子不同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常人固皆有之然非實有戒懼之功便如明鏡不拂塵埃不去而光明不露所以俄頃昏昏不覺卽此已是放心以此放心而卒然發之豈有中節之理又豈可爲天下之大本乎今概以講學相對之頃無喜怒哀樂便謂之中恐未致之中與旣致之中得毋微有分乎曰講學相對之頃無喜怒哀樂卽是未發而中卽在不過借此形容個未發光景耳其下卽曰非慎獨君子何可易言又曰不是任性而發便可中節於此可悟

問孟子云平旦之氣依稀是個中好惡與人相近依稀是個和此全由靜久得來竊意動靜雖云無端而工夫從靜入手較省力何如曰從靜入手固是但必一于靜到動便去不得了火裏生蓮方是手段止靠碧池翻成滯礙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集註皆兼人物言竊恐萬物之性

率之不可以爲道修之不可以爲教也記曰天地之性人爲
貴疑此只是說人性否曰自然多分是就人上說不然下面
戒慎恐懼慎獨喜怒哀樂中節亦責之物乎但人物之生是
道理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
牛鼻牽馬首定行不去看程子折柳之對與書鳥獸魚鼈咸
若之言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之旨何不可兼人物言

問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註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
知致之謂如此則工夫全在知性矣然空空說個知性教人
何處下手故以窮理言之但果欲窮理未有不從心窮之者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心可以該理也擴而充之
非盡心而何無所不擴充則萬物皆備之體自見非知性而
何如此看來則知性工夫全在盡心似與孟子平日之言相
應今集註不以盡心爲先而以知性爲先其意安在曰不知
那性從何處去盡那心賢試做來方信得及佛氏言心正坐
此病

問日用飲食莫非此道不知者便謂日用間不論合理不合理
莫非是道則是以人心爲道心矣敬一錄有卽放辟邪侈心
亦在一語恐學者誤看卽是陽明先生所云喫酒便一心在
喫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之說矣此處恐宜將本意明
言曰余是說求放心不是以一箇心求一箇心當其涵養操
存心固在也卽放辟邪侈心亦在也知其放而求之心卽在
是不然又是騎驢覓驢未是如喫酒好色所云至日用間饑
貪渴飲莫非此道要得飲食之正方是道墮問求乞便不是

問敬一錄云性本寂然情則有真有僞竊疑有真有僞者似屬
意若情則未有不真者但邪正不同耳何如曰惻隱情之發
也納交要譽惡聲非僞而何

太極圖說止夫子易有太極一句盡之周子恐人認爲有形之
物故以無極二字加之後儒往往疵議總是意見未化耳若
虛心觀理則加以無極二字未見多去卻無極二字未見少
也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無極
而太極是周子贊太極之辭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圖不
過畫個陰陽互根而又包括無外的影子與人看初學不知
容易疑有個古怪陸離的東西放頓在何處蓋太極理也卽
中正仁義是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初學不知又
易疑成兩件甚麼東西調和在一處蓋有理便有氣有氣便

讀臺叢卷第三

五

浙江書局刊

有理止孟子形色天性也一句包括都盡最要緊者主靜立
人極君子修之吉耳周子曰無欲故靜可知這靜全在無欲
無欲故一毫染不得一毫動不得乃可講立人極工夫不外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修亦不外是人
極之立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立天下之大本而人極立
矣

太極動而生陽止如一歲從元旦說起陰陽止是一氣陰之發
散處卽是陽陽之凝聚處卽是陰不過分而二其名耳分陰
分陽兩儀立若說做兩件東西截然分開立著便不是

通書四十章未暇細講大畧卽原本於太極圖說篇內誠字卽
所謂太極也明太極爲實理而有體用之分首章言聖人之
誠卽天道之誠次章卽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幾圖善出於正惡出於偏最爲獨見胡氏則善惡並出便非矣
幾者動之微也微爲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卽所謂寂然也後人以念
頭初動當之遠矣

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石如石理素定也素定
非寂然不動而何知幾研幾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而
後能不動不然無把柄矣有此幾先之學方可言知幾之神
五峰胡氏曰患人以發科決策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
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議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賈而
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
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

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

龍臺全集卷三

夫

浙江書局刊

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真西山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于天而未
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出于七篇人知
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
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
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
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
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西銘口裏說的是事親眼裏看的是事天首節言人爲天地之

子後節言人事天當如子事父母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
意合一篇看有個理一分殊就一句看亦有個理一分殊

張子言此者見人將自己一身看得太狹小了局促了自己看

做自己天地萬物另看做天地萬物更無人以天下爲己任者不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須與天地同其廣大吾之氣卽天地之氣須與天地同其充塞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己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繫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是如此故大學言明德便言新民中庸言成己便言成物此方是萬物一體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內此方是仁體孔子開口教人從此立根腳後儒失之只作得必信必果硬硬小人之事而聖學亾矣古人汲汲皇皇隱居求志是求此理行義達道是達此理西銘識得此體段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不是尋行數墨了格局計錙銖照人眼目人可以承當得起故指出個踐形惟肖的人出來工夫全在不愧屋漏爲

讀皇集卷第三

七

浙江書局刊

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此是安勉王伯之分

顧允成曰近來談道家正蒙一書未嘗過而問焉一番拈動光彩如新又曰西銘是個極宏闊的體段故推至于知化窮神東銘是個極詳密的工夫故嚴覈於戲言戲動懸謂知化窮神四字卽正蒙註腳

鄧元錫曰正蒙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今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等而實踐于言教動法畫爲宵得不舍於瞬息之存養語上極乎無形語下研乎形器語大極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而推之無不準也自言曰吾之此書譬之木乎根本枝葉悉備充榮之功在人而已

蔡西山曰康節之書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以

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下之變化以性情形體飛走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眞秦漢以來一人也又曰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兩者皆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觀物內篇康節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記康節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或問朱子先生說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

讀書臺全集卷三

六

浙江書局刊

卷三十一

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或問邵子溺於數如何亦列聖學朱子曰數也而不悖於理則數與理豈歧而爲二雖由入殊塗適道則均鄧元錫謂數溺則惑通則神自有生民以來建天地之極極其用惟箕子也夫堯夫也夫又曰康節其初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開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成知得甚事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合而觀之這些道理何嘗出得五經四書昔之聖人已說盡了後儒不過拈而出之再發明一番耳總是經書是人習見習聞故不留意後儒論說乍見易駭遂謂神奇性理又將此等書敘之于首而援引諸儒解釋至數百條縷縷幾萬言不盡何怪後學不以爲古今不傳之祕天地未泯之蘊哉近日應潛齋先生註性理大中敘列孔子于首次孔門弟子次及諸儒將性理皆列之于首者反側之于後亦是一見戒慎恐懼卽是君子坦蕩蕩

尋常談說道理非不了了至于當機對境猶未免一轉兩折不得靚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作障礙哉

細細尋求盡是葛藤聲色貨利耳目口體種種作業此皆習氣深重自纏自縛非有眞志眞功安能一了百了

讀書全集卷第三

九

浙江書局刊

以氣凌人自取恥辱言語差錯失己忤人羣居終日說長道短言人過失尤宜深戒

取友甚難志同道合亦須有辨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道不易合此益友也諛言悅己常順吾非者志易于同此損友也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其過朋友能攻人之過難有過能受人之攻更難人能攻我能受朋友之義其庶幾乎

讀書心要公又要細又要寬不公則偏執止見一邊須將道理平鋪直放令四方八面皆可見得不細則鹵莽無由深入須著工夫敲骨打髓使毫毛纖髮皆可透過不寬則急迫便自隘隘須將心胸擴大展開俾上天下地皆可包住

六經經聖人刪定全是天理只要人體認若三代以下文字須

是有識見方能究其得失然止以六經律之自然不錯

聖門立教博文約禮博約並事而以禮爲歸今世講學者任意說一套空理幾謂聞見可以盡廢覺五經四書在天地間俱成贅物抑過甚矣

鄭端簡公曰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于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議宋儒太過此公論也

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安世曰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不妄語三字何其痛切

管仲有蓋世功夫子以器小二字結局他卽此便見孔門大意

龍臺全集卷第三

三

浙江書局刊

朝廷以一郡之政事寄之於守以一邑之人民付之於令與民最親匪廉則貪匪明則蔽匪仁則忍匪公則偏匪才則廢五善備而親民之職舉矣

鬼神之道聖人諱言其實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時時有鬼神照察若處心積慮一毫有虧再瞞他不得他慣盤算人惟是仰不愧俯不忤則與之合德

世界許多高低好醜若能一了百了亦過眼陳迹而已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一切不須揀擇但能以無事處之辟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眞實受用雖日酬萬變可以澄然無事矣

富貴福澤不過厚吾之生貧賤憂戚乃是玉汝于成天缺陷西北地不滿東南日中不過片時而昃者其常月盈不過一望

而虧者居多造物且然人必求完全稱意亦見其惑也若能安分量力隨境順應不論有無豐儉常變順逆盡其當盡之道不行非分之干此心亦自憊然無有不足盈虛消息天之道也君子亦惟虛以待之而已

以大舜之聖皋陶陳謨尙擬以丹朱戒以慢游傲虐若教誠至不類頑童者征有苗無有不是處伯益乃戒以滿招損謙受益若規諫至不德如嬴項輩者想見古人古色忠厚篤業處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不聞罪之

謝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見一章甚好足見夫子覺世婆心循循善誘無行不與隨人所問指陳一端道理固相師之道也故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人俾人知所持循惟善悟者超然自得於意言象數之外也

讀學全集卷第三

三

浙江書局刊

禪家非樹非臺之說竟成時儒講學宗旨千說萬說變幻萬端到底不出此意堯舜姬孔講學之言俱在五經四書如此教人否

子貢多學億中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于大原大本未可易視也後儒謂顏子沒而聖學遂亾子貢子張之學沿於後世爲聞見爲功利噫亦過矣三尺童子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其天良也極惡之人謀之以順理之事則坦然不疑而行謀之以非理則遲遲于心其知良也

至善者人心之本體卽天命之性而未發之中也致知則致其知止之知格物亦卽格其至善之物蓋致天下萬事萬物之知莫如致吾心知止之知格天下萬事萬物之物莫如格吾

心至善之物致得吾心知止之知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知在其中矣格得吾心至善之物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物不能外矣此惟真致真格者知之難以言語告人也

學莫先於治生之說人每非之夫治生豈營營逐逐之謂哉男耕女織常勤常儉草木衣食自可不缺苟度歲月以電勉于道方是善學若一概置之兒哢饑妻號寒曰吾憂道不憂貧也道豈如是哉

讀堯典舜典可見唐虞君臣此都彼俞俱是相與講學豈獨二典爲然卽商周君臣咨嗟告誡凡載在尙書者今讀其詞何非當年聚在一堂相與講學

一家中父慈子孝兄弟恭手不釋孔孟之書口不絕仁義之言卽此便是羲皇世界古初遺民

讀堯典舜典卷第三

三

浙江書局刊

百姓日用而不知可知百姓日用皆妙道也特不知耳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不足語于君子之道者以其見也意見之害道如此

章文懿曰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致狂妄鹿忠節公曰曾子雖千萬人吾往膽何其大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膽又何其小惟其有這小膽纔有那大膽皆名論也

真心篤志者隨所處而皆是私心自好者雖爲善而皆非故孝親敬長溫清定省若是個好名之心不得爲孝矣一介不與一介不取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若是個干譽之行不得爲介矣倘此心不欺則豈但捧檄不爲鄙甚至好色好貨且以之興邦真與妄之別也

人認主靜功夫爲靜坐故往往言靜坐此與禪家閉目合眼九年面壁何異若理會得戒慎恐懼則不求靜而自靜矣
心中無一物故能體萬物若著在一物則始也蔽於物終卽役于物矣神能妙萬物故能宰萬物若滯于物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矣

孟子以同流俗爲鄉愿俗非一端出于道德者皆是習之者耳
俗目俗態俗腸俗非脫胎換骨一番不免闖然媚于世也又俗以清奇曠達爲拔俗更俗之尤也

文中子擬經之類似可不必然所得者洙泗正派本領純粹振古之豪也宋儒譏之未免太過

陸子靜之學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功荆門之政幾于三代晦翁門人吹毛求疵其指爲禪亦覺欠公

吾人心事須如白日青天行事須如臨深履薄

讀臺全集卷第三

三

浙江書局刊

川三上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彭甯求輯

卷四

宸黼編

金閭會語 一百則

男宸黼曰此大人丙寅年撫吳時于蘇庠明倫堂集紳士僚屬所講語

竊念胥臺名郡茂苑多才聖學南來菁華勿替況尹和靖絃歌所在胡安定教授於斯具有淵源各經成就而余以方隅陋質困勉庸流過荷招攜遂肆討論析疑訂異端賴起予崇正闕邪實資有道云

孔子學之不講引爲己憂孟子好辨謂不得已蓋其時堯舜禹

讀書臺全集卷第四

一

浙江書局刊

湯文武周公之道未大著于天下而復有楊朱墨翟之言以亂之故孔子不得不講孟子不得不辨至漢儒讖緯九流之流于雜唐士釋老詞章之出于支而道大晦至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然後取而表章之聖教遂大明于天下厥後宋陸異同之辨陽明良知之攻又成聚訟夫朱子兼周子之情形子之正無可異議卽象山八字著腳晦菴敬其爲人安可輕議吾存其說可也良知二字本于孟子文成學業事功表表人寰亦安可輕議吾存其說可也安用詆毀亦安用調停哉今 皇上聖學淵深崇儒重道于五經四子之書著爲講義頒行天下如揭日月而中天矣余謬膺 寵命叨撫此邦敢不躬先作倡鼓舞興起自愧滇鄙下士質陋識庸毫無所窺顧令容邑有講撫浙有講茲于吳有講亦以律己也一以

守官也妄意先置身於理學之中竊附爲理學之人則律已不可不嚴居官不可不清不嚴不清卽所謂假道學也假不可居必勉強奮發束躬勵節刻刻不敢少懈務期表裏內外初終如一不愧屋漏而後卽安其本志也然豈理學是一種人習舉業應制科取功名做事業又是一種人好文詞作詩賦負才華擅聲譽又是一種人不知同澤詩書禮樂之教同在日用倫常之中同是此理同是理學之人人之不明每每區別而所謂道學人者又岸然自異獨行踽踽若有所矯于人而人之非之笑之也宜哉吾輩鑒此益律己益嚴官守不可矯矯自異亦不可隨俗浮沈于倫常日用閒一言一動在在體認天理脩身寡過乃不負此生

問誠意章曰學者從事于理道經書中最切于身心性命者莫

讀書彙纂

二

浙江書局刊

卷之十

如此章然誠意之說前賢發明已多儒生童而習之人人能道今日何用講然儒生所習者書冊之陳言究無益于身心蓋此一個心須每日提撕令常醒覺頃刻放鬆便隨俗轉無復收拾如此章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于心如何如好好色如何如惡惡臭試返吾心果不自欺好善如好好色之情眞意實必欲得之而後慊而無一毫之欺乎惡惡果如惡惡臭之情眞意實必欲去之而後慊無一毫之欺乎果能謹獨非特顯明之地是如此雖至隱至微人所不知之地亦如此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皆能一一謹之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又驗之于心心果能廣大驗之于體體果能舒泰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必求快足于心而後已如是方謂之讀書方

是眞能誠意者今此座中官此地者皆有父母子民之誼若紳若士若後生子弟皆有輔世長民之望若閭左小民皆在日用倫常之中居官者外面俱要人道清而幽暗之中隱微之地卻不能清外面要人道愛民而所行卻不能愛民是欺也何由得慊搢紳居鄉秀才列庠細民立身外面要人道好而處心積慮卻不能表裏如一精的且莫說至粗的聲色貨利上先不能廓清人臨貨色難得有仰不愧俯不忤的人難得有不愧屋漏的人又安能細微檢察到納交要譽惡聲上去所以尹和靖莊敬宏毅不欺暗室伊川問和靖讀大學何如對曰只看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如何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你看他一生不欺暗室如何不心廣體胖凡人心體本是闊大只因愧忤了便卑狹便被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常舒泰若無愧忤則無物欲之蔽方能廣大吾輩俱宜一一爲之察點也

問誠意曰表裏如一便是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心中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僞之所由分也

問兩謹獨曰到自慊已是實理了故君子必慎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至下面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小人一段便是自欺的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不善而著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此章是君子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那裏去便是小人

問旣從這裏去是君子何以下面又有許多工夫曰這處立得

脚方在天理上行後面節目未是處卻須旋旋理會經文這
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黏綴中間又是相貫譬
如一竿竹雖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子

致知誠意之本也謹獨誠意之實也致知則意已誠入九分了
止是猶恐隱微獨處尙有些子未誠實處故其要在謹獨

顏子博文便是格物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
復行便是意之實

問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
意不可曰人不知然曉然其見如此

問心廣體胖曰是形容自慊之意卽此是誠意之驗

問誠於中形於外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曰此便是惡的眞
實無妄誠字止訓實字

龍臺集卷第四

四

浙江書局刊

問朱子曰所謂毋自欺者當于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
間少有不實便爲自欺此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傳文何以
又說到小人如此之甚曰朱子因承物格知至之後而言故
說要細看小人又是下一等人然聖賢言語所包原廣不止
一流人如大全小註喻自欺如金已足色到又九分了只一
分未盡赤是自欺又云如金包銅鐵在內外飾以金是自
欺此語卽有淺深可知人有不同自欺亦有淺深粗細不同
小人固是自欺君子亦有君子之自欺處但細微耳
問誠意章不必牽引致知否曰此章原不牽引致知兼說若牽
引不了亦非解經之法

論語富與貴章是吾輩立身行己一大關鍵不可不講宋儒謂
富貴貧賤取舍是就至粗處說後面方說得細密余謂這粗

的便是極緊要的吾輩平居靜對高談性命精言存養人人能之及處之以富貴得意之場貧賤困厄之地鮮不易其所守矣所以夫子先說一個富與貴試看今人終日營營逐逐眈眈虎視止爲這富貴終日戚戚于心失則悲得則喜止爲這富貴文章技能相高聲氣黨援相附勢以相軋利以相圖止爲這富貴這富貴求之且不可得何能並非道不處然則這富貴豈是不好的古來堯舜禹湯文武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何嘗不富貴稷契夔龍伊傅周召位極人臣食祿萬鍾何嘗不富貴富貴之中有仁焉無時無地而不用其力前面許多聖君賢相迹其書冊所載察其精神隱微何嘗離于終食之頃閒于造次顛沛之際隨富隨貴而皆仁何嘗因富貴而違了仁亦何嘗因仁而妨了富貴夫子又說一個貧與賤試

鹽臺全集卷四

五

浙江書局刊

看今人愁窮唬饑止爲這貧賤卑躬折節屈已求人也止爲這貧賤士子文場失利便有許多牢騷不平之氣是已毀人也止爲這貧賤凡民苟利于得行非道非義之事陷于刑罰也止爲這貧賤貧賤求去之而不可得安能非道不去然則這貧賤豈是古來無的虞舜漁澤伊尹耕莘孔子疏水顏子簞瓢何嘗不貧賤貧賤之中有仁焉無時無地而不用其力前面許多聖賢攷其生平審其操持察其精神隱微何嘗離于終食之頃閒于造次顛沛之際隨貧隨賤而皆仁又何嘗因貧賤而違了仁亦何嘗因仁而礙了貧賤故論仁者直須從富貴貧賤場中勘斷如真金下火百鍊愈剛方是真金吾輩所當共勉也

問審富貴而安貧賤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不以其道得

貧賤卻要安君子于富貴之來須是審之于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要安而受之不求去也

朱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處又曰終食造次顛沛一句密似一句須至傾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

問朱子曰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于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夫可今日要從富貴貧賤上勘斷這是如何曰朱子所疏是一說余今日同吾輩相關發相勉勵又是一說

問夜氣說曰此章最足發人良心此章說心又說氣止重在心不重在氣本說仁義之心先說牛山之木是最好文章如詩經比體又是興體要緊的是操則存一句朱子曰良心當初

讀書全集卷四

六

浙江書局刊

6111

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枯亾則他長一分自家只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出人心陷溺已極終身昏沈展轉流蕩似乎沒處尋找孟子從夜氣從平旦之氣上尋出一個依稀端倪來人若能從此接續將去不令旦晝之所爲又枯亾了一日長一分明日又長一分漸漸長進去令此湛然虛明之氣平旦如此晝亦如此夜亦如此則氣愈清而吾本然之良心無不存矣夜氣卻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個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用閑于好惡處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枯亾非枯亾夜氣謂枯亾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是存個甚麼非存夜氣存本然

良心也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持的事物而人之不可不操操不是塊然自守蓋心是活物止是常常提醒便是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存者止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當便是心不在只管兀然守著忽然有事到前操的便散了卻是舍則亾也昔范滂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此一段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一種人言有出入是一個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個意思但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時且看自家今汨汨沒沒在這裏非出入而何

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些時氣便清若旦晝所爲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爲之不存矣至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生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太甚雖有止息之時此水亦不能清矣

問平旦之氣曰止是夜閒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

以上三章書可以通作一章看首章言好惡次章言欲惡三章亦言好惡好惡上難著力須有了夫首章工夫則曰慎獨次章工夫則曰無違三章工夫則曰操存然此三段工夫亦不是呆著力得的不過常常提醒此心令無昏昧走失則天君有主而其道可一以貫之也善哉謝上蔡之言曰常惺惺法

四字足以盡之吾輩用功不論閑居不論造次顛沛不論平且不論晝不論夜須令此心常惺便是存養之密謹獨之嚴好惡不差而夜氣可存卽意可誠心可廣體可胖富貴貧賤之間造次顛沛之際無往而不得其宜矣

心一也可以爲堯舜參天地亦有居下流至違禽獸不遠者所爭者毫毛之間遂霄壤之隔此惟精惟一所以開萬世心學之源也

陸象山云舜若以人心爲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危者不可據以爲安耳此說之有理者

射立的而後可命中學立則而後有所宗聖人者學者之的則也今語人以聖人必可至聞者未有不駭夫至固未易言矣若舍聖人將焉取則乎故程門之教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

讀書全集卷第四

八

浙江書局刊

聖爲志纔說第二等便以爲自棄

人卽一大渾淪元氣直貫到底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故仁者仁之仁義者仁之義禮者仁之禮智者仁之智

敬德之聚也敬則聚不敬則不聚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以此形容敬字最爲親切朝兢夕惕常如鬼神父師之臨其上深淵薄冰之處其下肅然而不亂爛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拘迫非敬悠緩非敬也

程子以一敬字該聖功之始終秦漢而下諸儒皆莫及尙書開口道個欽字千古心法相傳莫踰於此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潢川敬則其隄防也曰仁曰誠曰中曰至善無敬則無仁無誠無中無至善曰物曰知曰意心身曰家國天下無敬則無格致誠正脩齊治平

性無不善情則有善有惡才亦有善有惡心亦有善有惡蓋性是理情才心已落氣一邊了故程子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之說確不可易情與心亦然五峰云氣質之性亦有不善但氣質不可以性言耳

人心最活故靈妙不測不測故無遠不到無微不通無幽不徹無堅不貫可以燭照事幾會通人物包括古今彌綸天地但以私欲蔽之則昏昧以誠敬存之則虛明

人心虛靈非槁木死灰決無不思不慮之理但思其所當思慮其所當慮而已若苦苦排抑要息思慮只此息之之心便不得息矣故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名者人之所共爭多取則爲造物所忌利者人之所同欲專己則爲眾怨所叢君子先實而後名其于道者幾矣先義而後

讀書全集卷第四

九

浙江書局刊

利其于怨也寡矣

學者務精義而知命精義則事事皆宜知命則在在皆安天下之事有可以由己者有不可以由己者可以由己則有吾精義之學在不可以由己則有吾知命之學在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

敬字是活法非板法無繩墨無格套無拘牽無苦迫若有繩墨格套拘牽苦迫則養心而反以害心今人以操持念頭爲居敬解讀經書爲窮理

天下事變無窮而理則一致知者知其理而已至誠前知亦知其理而已非是物物要知件件要格尋枝覓葉役役終身之謂也君子亦先其大源大本而已恃源而往厥流自分探本而出其未自舉如是者謂之知要知要則日無全牛游刃有

餘矣

古人日見正人日聞正言日見正事其爲善也易士生三代之後邪說惑人誠行移志往往耽情縱慾與時俯仰從俗浮沈汨沒于卑汚苟賤以終其身永無出路大可懼也若能猛省振拔親良師友立誠不欺以善爲法以惡爲戒日新月異循序漸臻駸駸乎至於成德也幾矣

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七字詩人能道及此合五經四書中要語千聖相傳心法天命於穆本體一句道盡人心體原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常光常明何理不燭何善不止何本不立何用不行哉

爲學如登泰山立也遠觀俯首注視雖識其崔嵬高大無益也莫若以身試之尋途俯首步步而升其間層崖盤道殊迹奇

讀書錄卷第四

十

浙江書局刊

觀既可周覽至于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哉

學非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鬪靡僅資聞見之謂也君子之學法天而盡神天道不已神明不測不已斯天天斯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惟時習者知之

今世言道者多矣或深求性命或耽守書冊或兀坐返觀或遊心聖域至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反略而不尋討是猶適秦而北轅航越而西棹也

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惟滯于有者不特著意文字有文字之障著意事功有事功之障著意聲華有聲

華之障卽著意理道有理道之障著意持敬有持敬之障著意涵養有涵養之障障于情欲者易廓清障于意見者難破除也

心不爲物欲所遷虛明純一如衡常平如鑑常空便與天地相似與鬼神合德

堯舜仁如天智如神當日命九官之事亦未必悉知悉能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知而故問是欺人也不知而不問是自欺也聖人至誠不欺是必真有不知處今人望堯舜孔子何啻天漢乃以一物不知爲恥是欲以堯舜孔子之不能者而欲兼之亦見其惑也

有過貴改改則卽止若常常留滯胸中愧悔恚恨不已則善無由進反足爲心累

讀書彙纂卷四

十一

浙江書局刊

樂善改過者如轉戶樞如推輕車日益進矣執己遂非者如制駢馬如斡礪石庸斯下矣

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謂之惡過而不知知而旋改可恕也若知而不改則是有心爲不善謂之惡不謂之過矣

溺于訓詁者一言出于傳註卽駭焉咋舌背于孔子則怡然安之大惑也昔人本經爲傳今人以傳作經

人知事累心不知是心累事物各有情事合有理情則平之理則順之事無不妥物無不安心亦不勞矣否則悖理拂情擾物滋事心欲泰甯得乎

今人高談性命豈止老師宿儒能之卽童子操觚命以天命之謂性題目亦可作成文章言下亦能了了然孔子五十而後知天命豈孔子知天命之難而童子知天命之反易耶蓋童

子所知者紙上之陳言胸中之活套也今之徒談者何以異於是

喜怒哀樂未發一點念慮不起如貓兒狗兒飯飽熟睡叫不得做中赤子之心無知無識宜可謂中然得意便喜笑拂意便嘔哭已自偏倚了也叫不得做中須戒懼慎獨後方可識得乃由存養所致非混沌之謂也

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頗重不可看輕後人麤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卽皆道也聖人別之而爲三百又別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卽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卽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

讀書彙卷第四

三

浙江書局刊

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

天下之私不勝窮惟至公可以絕之天下之邪不勝辨惟至正可以止之天下之欺不勝察惟至誠可以禁之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若夫我私而欲責人之公我邪而欲得人之正我欺而欲致人之誠未見其可也

學問不拘從那路入做到極處卽便是仁如克己復禮也可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也可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也可到得私欲盡淨天理流行其致

何思何慮端拱穆清是天理純全後境界學者未到純全處未可妄言何思何慮也止是出于自然不過其則一循乎理雖千思千慮仍是何思何慮

近世論學或聽其言或觀其書非不元微超脫及觀其作用毫不得力然吾儒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俱在惟諳諳于謹言慎行明物察倫是訓何嘗有一語元微超脫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雖妙入聖神亦不外眼前學問

私欲淨盡萬慮俱清此心本體光光明明隱然呈露如咸池浴日一點無翳此際可探未發消息竝可探天地萬物位育消息

學問有從有而入于無者則漸向元虛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

讀書全集卷第

三

浙江書局刊

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于有者則漸次入于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

孔子之母我大舜之舍己卽顏子之克己己非私有我之見卽私也能克己則止見的是禮不見有己不見有己而後見得眞己擗一髮而身爲之動萬物歸懷此仁體也

堯舜手造一個唐虞世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于本心上何曾添了一些顏子陋巷中一事不做何曾少了一些不是堯舜顏子不添不少元來是添不得少不得

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古人本道而制之無有精粗二致爲臣忠爲子孝爲弟悌爲友信聖賢許多話教人不過要人如此吾輩多少居敬窮理功夫也不過是要如此

塞乎天地體乎萬物大極于彌綸參贊之宏細不遺夫飲食男女之事惟徇欲者不之見耳

因循苟且悠悠數字是學者大病痛德不實進業不實脩爲善不力去惡不嚴與世俗共浮沈虛度此生皆坐在此

提綱絜領是大本要緊自大本而推之千條萬派在乎其中矣若本領上欠了則全無用處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似無良矣及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眞是眞非自是爛爛

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

每章書俱有個源頭有條入的路數中庸首章天命是源頭戒懼愼獨是入的路數末章天載是源頭內省無惡是入的路數大學首章明德是源頭正心誠意是入的路數不動心章道義是源頭集義慊心是入的路數太極圖說太極是源頭主靜立極是入的路數西銘乾父坤母是源頭不忝屋漏是入的路數尋得路數而入卽工夫卽本體卽效驗矣

問何謂心統性情曰仁義性也孟子云仁義之心惻隱羞惡情也孟子云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于此可悟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亦是此義所以聖賢工夫止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矣

問求仁之學論語言之學庸孟子不言何也曰大學明德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性善非仁而何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孟子求放心非求仁而何

問定性書性何以定曰紫陽謂性字止以心字看最是以心字看通篇便自了了人非惡外物而思絕之則必逐物而爲所引去能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則動亦定靜亦定自澄然無事矣

問君子思不出其位位字何指曰亦無指大略不可輕看須于帝之衷民之彝求之

問中庸言誠言性言道有殊乎曰誠卽性性卽道也若誠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問伊川以公近仁上蔡以覺訓仁是否曰仁未嘗不公而不可以公盡仁未嘗不覺而不可以覺盡藹乎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醕此善形容仁者也近世杜紫峰云只此盎然生意點點滴滴觸處淋漓此亦善形容仁者也

問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仁則何如解曰孔子曰仁者人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爲仁而非卽以人爲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人心與義人路對亦非卽以人心爲仁也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言惻隱者心之發端非卽以惻隱爲仁也程子曰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言仁之量非卽以一體爲仁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此委曲訓釋之辭亦非以此六字爲仁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理難見氣易見學者不知仁義禮智且看春夏秋冬春氣一到氤氳和厚何所不生何所不貫仁卽此氣象也夏秋冬雖

不同皆此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間故一言仁而義禮智在乎其中矣學者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信乎足以長人矣

問知行孰先孰後曰知行當相須不行由于不知不知由于不行以知論則行爲重以行論則知爲先人於親不孝于兄弟者以事父事兄之理未明也若將這道理講得明白透徹遇親不容不孝遇兄不容不弟矣此不行由于不知也入要

到長安止坐在家臆度揣摩個虛境界或聽憑人說終是狐疑如實實行將去則過都涉邑遍覽天下名山大川及京城宮闕壯麗凡瞭然在目者卽爽然在心矣此不知由于不行也

問天理人欲之分曰亦無分饑食渴飲好色好貨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

問工夫不忘便助長奈何曰只是立志不墜見理未透耳理皆固有從中而出非由外鑠如饑必食如渴必飲何忘之有食飽則罷飲滿則止何助長之有

問程朱陸王孰得曰不必如是較量吾友但平心看道統義堯而後無孔子可乎曰不可孔子而後無孟子可乎曰不可孟子而後數千年又無程朱可乎曰不可程朱而後無陸王可乎曰程朱已昭若日星矣曰如此則吾友知程朱陸王矣

問天地大矣人能範圍之彌綸之裁成之輔相之參贊之位之配之何也曰語其量極于兩間尋其要握之不過一掬苟能尋之且握之矣將見我大而物小也物有盡而我無盡也物之大者莫若天地信乎可以範圍之彌綸之也道在則然也

問何以觀未發時氣象曰此先儒說得太深了某亦觀之止似鏡中觀花全未見得學者止須從事于戒懼慎獨戒懼慎獨之後人盡天全之時渾淪性體時時呈現處處皆有個中件件皆有個中不另有個中在未發時也

問孔門止言仁者何也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夫子贊乾元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元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可知仁者生生之理也天地人物無此生理幾乎息矣故四德之仁猶四時之春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若無仁何處尋個義禮智猶無春何處尋個夏秋冬人身體痲痺不知痛癢謂之不知仁故夫子每每言之所以號呼羣生之醉夢而省覺之也

問閑思禩慮曰朱子曰人若見得道理分明自無閑思禩慮天
臺臺金案第四
七
浙江書局刊

下何思何慮卽是無閑思禩慮不是全不思慮
問讀書曰須先理會得心胸中先有個權度則凡耳目所到之處尺寸不差銖兩皆見如堂上人觀堂下物矣不然我亦禩于堂下稠人中何時出頭守定書冊鑽破故紙無用矣
問兵曰未治兵先治心王者心純乎天理則爲王者之師無窮兵黷武之舉將兵者心純乎天理則與士卒同甘苦制勝發謀取諸吾心仁義禮智信五者而無不足兵不失其本心則有勇知方乃可以用其餘則有法在運用之妙仍存乎一心而已

問仕學曰學是心學非學做官也做親民之官心無欲則公公則生明明則威可畏而德可施自能行其所學如古循良做臺諫之官心無欲則諸所建白盡國本重慮宗社遠猷之圖

無一切恩私苟且之計做宰執之官心無欲則自能啟心沃
心格君心致君堯舜澤被蒼生功成身退欲然一如素士卽
有若大掀天揭地事業如浮雲一點還之太虛無一可爲我
有方是學方是仕

問大人何以不失赤子之心曰天下之理豈有妙于不思而得
者乎孩提之不慮而知卽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
神于不勉而中者乎孩提之不學而能卽所謂不勉而中也
故舍卻孩提之不慮而知則聖人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
卻孩提之不學而能則聖人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幾學者誠
能周旋于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
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

問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何以謂宗族稱孝鄉黨

龍臺全集卷四

夫

浙江書局刊

稱弟爲士之次曰就宗族鄉黨而言則謂士之次若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是堯舜之盛業也

問如何用力方得心事快樂曰心地原止平等故用力亦須輕
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
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
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
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于厭
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中庸中字大學止字當作何解曰本文自有明解不必更爲
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卽
是中字明解于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此卽
是止字明解

問天根月窟之義曰亦無甚奧義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但先儒以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謂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于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于坤由後天以返于先天奉天時也予謂以復爲天根則陽以生如樹萌芽非根也以姤爲窟則陰以生如兔露影非窟也靜者動之根陽卽陰之窟此陰陽互宅動靜互根之妙也乾生于子故復根于坤虛以胎之靜以育之是曰天根坤生于午故姤窟于乾闢則翕之顯則藏之是曰月窟以先天而統後天天弗違也

問陰陽相生之義曰天地閒止是一理亦止是一氣陰陽雖有兩字不過一氣之消長屈伸分而言之耳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如呼吸然非呼是一件吸又是一件也五行雖有五其初止是一氣分之則一而二二而五合之則五而二二而一

讀書全集卷四

九

浙江書局刊

868

問五行生序之義曰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自一至十之數正言奇耦多寡耳若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黃勉齋曰若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成火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最爲明切六之成水猶坎之爲卦一陽居中地六包外也七之成火猶離之爲卦一陰居中天七包外也止看作一陽生水陰六成之二陰生火陽七成之便自了

了然總之止是一氣若造化生物如此區區又是癡人說夢
問清虛一大之義曰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若以清虛一大
爲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此認氣爲道之過也

問郊社禘嘗治國之義曰事上帝必欲當上帝之心萬民萬物
上帝所生吾使之一有不遂不可爲事祀先人必欲當先人
之心子孫臣庶先人所遺吾使之一有失所不可爲祀以此
推之自信得及

問赤子之心曰人初生卽天地之始赤子知識未開全體渾淪
到後來情僞出而性傷矣孟子言赤子之心只取無僞非指
天命之性也大人不失便是至誠

問學庸言德言性之異曰中庸天命之性卽明德也天地萬物
卽天下國家也孔子之所謂學卽子思之所謂教也而其要

學臺全集卷第

三

浙江書局刊

同此慎獨甯獨學庸卽論語言仁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仁
義之心卽天命之性卽明德也論工夫堯舜言精一孔子言
時習孟子言求放心總外不得慎獨程子言有天德然後可
語王道其要止在慎獨一言盡之慎獨不必更言立誠言持
敬矣

問孔顏之樂從何處尋曰但于萬物皆備君子三樂自欺自慊
處可以依稀得之

問諸儒言性之義曰孟子性善之旨千古爲昭荀卿謂性惡楊
子雲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秦漢而後歷千餘年無人
識得性字至程子曰性卽理也一言始闡發無餘而後性之
一字曉然大著于天下漢儒識緯九流之襍唐士釋老詞章
之支學庸之書襍於禮記孟子七篇例以子書程朱取而表

章之與論語列爲四書以詔後世道術遂定于一至今粹然
出于至正不惑於異端邪說者有宋諸大儒之力也嗚呼盛
哉

問六經大旨曰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
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
樂何是樂經大旨曰何也曰易經寡過之書也子曰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吉凶
悔吝生乎動善一而惡三則寡過爲難故謂易經大旨揖讓
征誅不同傳賢傳子不同堯舜治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治
夏商周之天下不同而執中則同中者天命之性爲天下之
大本千聖相傳之心法一有外焉便成襍霸曲學無天德卽

讀書全集卷第四

三

浙江書局刊

66x

無王道矣故謂書經大旨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先儒謂何但詩卽五經可以此一言蔽之故謂詩經大旨
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誅爲人
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罪先儒曰禮樂征伐
先看得天字有道字明白則知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所以
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也看得自天子出明白則知春秋
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也故首揭
春王正月及書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知此則諸侯不
敢擅于國大夫不敢擅于家陪臣不敢擅于室天子亦且以
道率諸侯大夫陪臣矣故謂春秋大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綱常名教輔相裁成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中極于人上而千
古下而萬年若一處無禮一時無禮則三綱不立九法不章

萬物相賊殺不成世界矣若不仁則禮爲虛器故謂禮經大旨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入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神祇格鳥獸馴焉今之樂適以導欲長怨而已不仁故也故謂樂經大旨

問夫子與點之義曰曾點言志漫衍紆徐超然于事爲象氣之外與晉人曠達不同其實三子的事到前自然隨手應付無不妥當當其應付時也是春風沂水光景及應付過仍是春風沂水光景浩浩落落如太虛中日月風霆陰霾雨露無一非太虛有又無一可爲太虛有也此孔子無意必固我氣象被曾點說著故與之若做將下來曾點還未到得此言不掩而志則嚶嚶孔子所以思狂也

問無欲故靜曰非絕欲也目不能絕天下之色絕色以爲視者非明耳不能絕天下之聲絕聲以爲聽者非聰口不能絕天下之言絕言以爲言者非從心不能絕天下之感絕感以爲思者非睿真無欲者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不從思無不睿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無所不動而實未嘗動也無欲故不動耳閉關習靜心齋坐忘無不求靜而實未嘗靜也有欲故不靜耳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動定靜定此主靜之妙也

讀書彙卷第

三

浙江書局刊

